

第一部 入侵





恩里克·金托中尉

2029年6月26日，宾夕法尼亚州，莫里斯伦。

这是一个古老而别致的宾夕法尼亚州小镇，大多数建筑已有超过了50年的历史，狭窄的门廊上方覆盖着绿色的雨棚。就连小镇的名字也极为古雅：莫里斯伦。若不是周遭那些因两年来的风吹雨打而变得肮脏褪色的废弃车辆，金托或许还会指望着有人从牛蛙酿酒厂里走出来并向他挥手致意。

“‘幸运’中尉？”金托转过身，看到他的副排长马卡莱纳正朝着运兵车的前方走来。金托真希望自己在最初有人如此称呼他的时候能做出些恰当的反应，不过如今已经太晚了。他现在正领导着的这支部队大多数的人很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他的真名了。

“有一个新兵尿裤子了。”马卡莱纳走近的时候低声说道，金托闻到了他口中喷出的酸腐气息。

金托沉重地叹息起来，“哦，该死。”

“那孩子快吓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他就没到过费城以外的地方。”

“不，我不是在责怪他。”金托的目光越过马卡莱纳的肩膀，看到了那个趴在运兵车边上耷拉着脑袋的孩子。他大概只有14岁。这孩子不属于外面的世界。这不是说他对金托没有用处：他们将新兵们称为“鱼食”，不

过有些时候，他们在交火中的高效令人称奇，因为他们太害怕了而无暇思考，从而海星也就完全无法预测他们准备做什么，或者他们手中的枪将指向哪个方向。然而，通常新兵并不会在真正进入交战状态之前就尿湿裤子。“他还有替换的裤子吗？”

马卡莱纳摇摇头。“他就只有那一条裤子。”

金托将手伸到背包里，拉出一条运动裤，并将其递给马卡莱纳。“希望他有一根腰带。”

马卡莱纳大笑着将裤子塞到他的腋下并用胳膊夹住，然后走向那孩子。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在仅仅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到这种地方来。金托14岁的那些日子通常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视频游戏并在游戏中射击坏蛋，他的母亲会给他送来果汁和巧克力饼干，并告诉他什么时候应该上床睡觉。

他们来到了镇上中央商业区的尽头——所谓的商业区其实也只有那么一条街罢了——这时景致豁然开朗，露出了松林、房屋以及四面环绕的高山。任何一个卢伊滕，都没有什么理由，会出现在这个被废弃的偏僻小镇周围的8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之内，然而它们依旧在这附近的某处，所以他们总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发现。

金托试图通过他的头盔去访问附近的地形图，但是网络信号依旧显示无法连接。他从背包里抽出了那份老旧而结实的纸质版本，并将其展开。

运兵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原本俯身研究地图的金托也抬起头来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视觉识别自动控制警戒系统——VRA——栽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当他们接近时，这个VRA自动控制警戒系统——实质上只不过比一支有履带的机关枪增加了一点东西——转动起来，枪口轮流指向每一名士兵。当它指向金托时，便不再转动了。

“人类！人类！”金托大喊着，喊声激活了这东西的失效保护声音识别系统。它转向了下一位士兵。

一个 VRA 自动控制警戒系统用枪口指着你，这种时刻总是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你会觉得将一个人类误认为是卢伊滕应该是件很困难的事。

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海星的特征，那支枪转开了。

“派几个人把它从沟里拽上来，”金托说。4 名士兵跳下运兵车，很是费了番力气才将那东西弄回到路上。它沿路向前开去，继续沿着此前随机设定好的路线进行巡逻。

经过左前方一座即将出现的老旅馆之后，再走差不多半英里就会到达舒适街的尽头处，而那里离矿洞的入口也就不远了。当他们进入矿洞后，必须利用地形图上指示出的关键爆破点将整个矿洞暴露出来，然后再在磁悬浮平面上向矿洞内部行驶 2.5 英里到达仓库。

如果是在两年前，有人告诉金托说他将会进入一个废弃的矿洞以取得 70 年前的枪械与弹药，他肯定会放声大笑。

不过现在，这事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1 台内燃机车和 5 台矿车就停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距离矿洞入口最近的轨道尽头处。这些都是 20 世纪末期的遗物，机车是橘色的，形状像一台拉长了的马克卡车。金托叫上了马卡莱纳和几名班长，命令他们将他们带来的那部大型自动识别目标机关枪设置在道路远端的杂草丛里，再在入口附近布置两名机枪手形成交叉火力。这一切完成之后，队伍中的其他人就开始沿着隧道向内走。他们的行动越快，就可以越早离开这个被敌人占据的区域并返回费城。

金托登上最后一辆运兵车，并坐在后边的位置上，随队一起向矿井深处进发。他一点都不喜欢墙壁黝黑的深深坑洞，他的上级最初将这个任务交给他时，他自己都惊呆了。

马卡莱纳爬上车并且坐在他旁边。

“说来，我们到底要找什么？我可不能拼着老命整天猜测我们要在这里干吗。”

金托露出微笑。在其他人看来，这个目的地显然相当古怪，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对作战任务一无所知了。知道真正目标的人越少，海星得到相关信息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或者说逻辑推论是如此。

“在过去两个世纪之中，联邦政府把巨量的枪械装在箱子里藏到了老旧的矿井之中，以备那些更明显的武器仓库被阿根廷或是印度或是什么其他国家占据时还有武器可以使用。他们给那些枪涂上了防锈油，后来基本上他们已经把这事给忘了。”

马卡莱纳皱起眉，他那大而宽厚的下唇向外凸出着。“你是说，老式的手雷、机关枪以及类似的东西？”

“差不多吧。有效射程短得可怜的喷火器、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轻型反坦克火箭炮、白朗宁重机枪。”大多数都是已经过时了的武器，但胜在结构简单、易于操作。

马卡莱纳摇了摇头。“所以说，我们已经如此绝望了。”

在他们前面的那个座位上有一名年龄已有70多岁的列兵正趴在座位前面的栏杆上。她的个头很高——至少有6英尺（1英尺=0.3米）。运兵车的轻微摇晃显然使得她老迈的身体十分不适。正如人们所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平民，除了孩子之外的人都是士兵。

“没错。我们就是已经这么绝望了。”金托说。“它们夺取了、毁坏了我们的大量装备，以至于我们现在是兵比枪多。”

“‘防锈油’是什么？”马卡莱纳问。

“我也不知道，有机会得查查字典。听说是过去用来保养枪械的一种油膏。只要你把变硬了的防锈油擦掉，那些枪看起来就会像新的一样。”

马卡莱纳咕哝着朝车外吐了口痰。“这地方灰尘太大了，又冷。”

“又不是打算常驻这里，你就偷着乐吧。”

马卡莱纳的通讯器突然发出响动，一个恐慌的声音呼叫着他的名字。

“万斯死了。从矿洞左侧的树丛里射出了闪电。”

“全体止步！”马卡莱纳吼道。运兵车的速度慢了下来，金托低下头，用手捂住了嘴，因为他明白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他已经不再“幸运”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马卡莱纳询问那名士兵。

“在矿洞内部，离入口大约 100 码（1 码 = 0.91 米）。”

“待在那里别动。”

金托抬起头看着马卡莱纳，后者扬起眉毛。“你想干什么？”

他想尽可能地进入到矿洞的深处，然后停留在那里，背靠墙壁，拿好手中的枪等着海星下来杀死他们。当然，卢伊滕绝对不会下来，因为它们当下就正在阅读他的心思。另外，直接把矿洞入口炸掉让他们窒息而死要比下来杀掉他们容易得多。

金托命令他这个小规模车队向后转，返回矿洞入口。

但在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一种卢伊滕爆炸物爆炸的声音。整个洞穴震动起来，一些灰尘和木屑落在他们身上，随后一切就陷入了沉静，矿洞之中一片漆黑，只剩下运兵车头灯的光亮。

他们从运兵车里爬了出来。有些士兵开始哭泣，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一个女人来到坑道的旁边，跪在碎石之中开始祈祷。金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因为他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还很短。士兵们来了，死了，然后新的士兵们来了。只有“幸运”中尉活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金托意识到他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是幸运的，或者是特别的一个人。注定将能够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他想到他将不能看到事情的最终结果，究竟是坏人赢了，还是好人在最后关键时刻放出绝招取得胜利——这简直让他心碎。

金托使用对讲机向总部汇报了他们现在的情况，以防总部不知道金托这个排失踪的确切原因。

“中尉？”马卡莱纳说。他正在研究他从金托那里借来的地形图。“你

看到这些了吗？”几名士兵凑到马卡莱纳的身后，注视着他用手指沿着地图上几条垂直于矿洞方向的黑色线条移动。“矿洞的内部有5条垂直的坑道。我猜这有可能是坑道倒塌时的逃生通道，或者是风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金托从地图上抬起头来，胸中泛起一种无力的愤怒。“老天啊，马克，你就不能等个半小时再发现这个吗？”

马卡莱纳一秒钟之后才理解这句话。在那之后，他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紧握着拳头，地图的一部分都被他弄皱了。他转过身，沿着轨道走了十几步，无声而又恶毒地咒骂着。

对于这场战争来说，即使是马卡莱纳也是太过于青涩了。他参加步兵队只有4个月，在那之前他负责撰写军队战术手册。如今军队对于士兵的需求显然远比对文书的需求更为迫切。

如果马卡莱纳再等上15分钟到20分钟再去仔细观看那张老地图，卢伊滕还在范围内的几率就会减小，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洞里爬出去回到基地。

“我们得行动起来。”金托说，“海星肯定正在找那些出口并且把它们封锁起来。我们要四散开来寻找出口。当我到了地面上，我准备放出一只塔斯马尼亚恶魔，给我们留出一些呼吸的空间。等到它失效之后我们就离开。明白了吗？我们走。”

“我们不能就留在这下面吗？等它们离开之后再把坑道挖开？”说话的是早些时候尿了裤子的那个孩子，他现在穿着金托的肥大裤子，看起来很是滑稽。“如果我们现在上去，它们会杀了我们的。我的意思是，也许它们会被其他什么东西吸引并且离开……”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

所有人都注视着地面，只除了那个正在祈祷的士兵。

“我们走。”金托说。

他们打开铁制翻板门之后，一道梯子被放了下去，金托握住了那梯子

冰冷的梯阶。

“祝你好运，中尉。”其中一名正在等着跟上他的士兵叫道。那是贝内顿，是个老女人。尿湿了裤子的那个孩子也在那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4个人。

金托抬头看着黑暗的前方。“我们出发了。”他顺着梯子向上爬去。许多曾经像金托那样幸运的人可能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这种运气会持续下去，但是金托却知道他的过去与他的未来毫无关系。更准确地说，他知道自己没有未来。

根据地图显示，他们要向上爬40英尺，但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之下，这并不困难。当他到达梯子顶端时，他便扭开了翻板门上的插销，然后用他的肩和背把翻板门推开。日光涌入了尘土飞扬的甬道，与此同时，大量的灰尘和发霉落叶掉在他的身上。

紧随在他后面的那个孩子将塔斯马尼亚魔鬼递了过来。金托在这个碳纤维球体表面凸出的大型尖刺之间摸索了一番，将其启动，扔到外面，然后立即关上翻板门。

锋利的弹片撞击到各种物体上的嗡鸣声，随后是500码之内所有东西从内到外翻转过来的爆炸声——这些声音本来应当是令人感到安慰的，然而金托却实实在在地知道，就在他想到要使用塔斯马尼亚魔鬼的时候，海星早就已经撤退到爆炸范围之外了。至少这东西能够暂时逼迫海星撤退，免得它们在金托及其部下从洞里爬出来的时候进行阻击。

“我们走，”金托对那个男孩说道，“把你的枪拿出来。尽可能快地向前跑。要是能打死它们一个也就算够本了。”他猜测贝内顿大概会留在后面，借助坑道的掩护向卢伊滕射击，直到它们把她电死为止。如果金托处在她的位置就会那么做；这很有可能会让她多活上几分钟。他深吸了一口气，试着去认定这就是他的末日，这就是他即将死亡的那一刻，但是他做不到。

当塔斯马尼亚魔鬼的声音停息之后，金托飞快地推开翻板门，他的心脏狂跳着，他开始飞奔起来。

运兵车已经被困在矿井之中了，因此他活命的最佳机会就是要移动到机车所在的位置。当然，估计此时卢伊滕已经把机车给毁掉了，所以实际上除了狂奔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一旦海星靠近，那就转身战斗。

在前方 200 码处，他看到他手下的 4 名士兵正在向北方奔跑，准备跑到树林里去，那里也是最近一个能得到掩护的地方。那看起来似乎比金托的行动更加符合逻辑，然而，凡是可用的选择都不是好选择。一切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海星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确切位置，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海星在哪里。如果你能在开阔地带逮住一个海星，它并没有办法躲开自动武器射出的子弹，但你基本上绝无可能在开阔地带逮住一个海星。

金托往身后瞥了一眼，看到那个孩子还跟在他后面两步远的地方，脏兮兮的脸颊上有着泪水流过的痕迹。

机车已经被烧熔成一个金属块了。他继续奔跑。所有人都在向北方跑，只有他和那个孩子不是如此。由于金托现在还没有死，所以可以推断海星是先去追杀那一批数目比较多的人类去了。如果他能脱离他们的感应范围，也就是大约七八英里，他和那孩子有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金托强迫自己再次加速，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孩子就逐渐落后，看起来非常恐慌。于是金托又放慢下来。

金托听到了远方传来的，这世上最糟糕的声音：卢伊滕的电击杖发出的噼啪声，那声音不仅仅是通过你的耳朵听到，更能够被身体感应到。然后又是同样的声音。他暂时地避免了那种武器在他的身体上发出辛辣而神秘的气味。他离得太远了。

在穿过城镇之后，金托再次回头向后看。那孩子一只手按着身体的侧面，离他已经有 100 码远了。那孩子绝对没有可能再跑上四五英里。金托

喘息着，嗓子里不断涌上痰液。他在考虑要不要把他丢在后面。不管他这双腿跑得有多快，也绝不可能比卢伊滕更快。他可以试着呼叫总部，乞求他们派出一辆运兵车来接他，但他们只会告诉他一件他早已知道的事：除了已有的损失之外，他们不会再派出更多的人来喂这些海星。

因此他停了下来，掏出对讲机，等着那孩子跟上来。那孩子在他身边停了下来，弯下腰，双手扶着膝盖。

“你想跟谁说话吗？你妈妈或者爸爸，还活着吗？”

那孩子盯着对讲机。“只有一个妹妹。”他咽了下口水，看着金托。“我们要死了是吗？”

“对。我们要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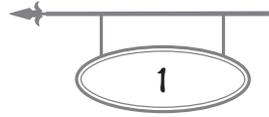
“也许会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引开。也许其他人已经把它们杀掉了。”

“也许。”金托说。他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那种噼啪声发出的位置已经穿过了树林并向北方移动。“走吧。”他拉了一下那孩子穿着的外套，走进了道路另一边的树林里。

他是否应该给他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告别呢？他想要那么做，但他又不想在他死时与她是保持通话的状态。他不想给她留下最后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他穿过灌木丛的同时，枝条抽打着他的脸颊。这毫无意义，但他不能放弃最后的那一丝希望：也许他真的是幸运的，仅此最后一次。当眼前景色豁然开朗时，他飞速冲下斜坡，随后涉水穿过一条溪流，再快速爬上岸边。

他突然看到前方在浓密的绿叶遮掩之后，有一道猩红色的光一闪而过，于是他停了下来。那孩子也在他身边停下了脚步并且向他投来询问的眼神，就在此时，一道闪电之箭从树叶之间穿了过来。



奥利弗·博文

2030年3月9日（9个月之后），南太平洋。

门锁着。这个房间相当舒适，房中设有一个物资丰富的厨房，以及一套极为新潮、以至于里面甚至还存着尚未上映的电影的娱乐系统。但是门是锁着的。

你被认为是一个风险。他们不知道你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我的影响。

奥利弗转动了一下转椅，面对着五号。后者房间中的设施就没那么豪华了。在将他俩的房间区分开来的碳合金网的另一边，五号的房间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像是巨大的仓鼠舌头一样的给水设备。五号正平躺在地上，他的附肢向四周伸展开来，就像一个有大象那么大的轮胎的辐条一样。他的皮肤有一种像是斑驳石块的纹理，同时上面还以固定的间距生出一些刚毛。从附肢末端伸出的纤毛像航海用的索具一样粗，而且是透明的。

“因为你能说服一个13岁的男孩，他们就以为你可以说服我是在为错误的一方作战？那太荒谬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五号说。他们认为你已经与我过于熟悉了。甚至可以说是过于友好。

在入侵开始之后的第3天，中情局把他从纽约大学的研究职位上拉了

出来，任命他为讯问官员，叫他研究如何与卢伊滕交流，而当他成功了之后，他就被怀疑为是卢伊滕的同情者了？干得漂亮。

下次有人到你这里来的话，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告诉你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奥利弗忍不住大笑起来。“你是说你不知道吗？”他朝着他猜测中这艘潜艇的舰桥所在的方向挥了挥手。“窥探一下那些人的脑子不就行了吗。”

我用不着窥探。你们的思维全都毫无掩饰地摆在我面前。这艘船上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这话听起来不可思议，然而却也是符合逻辑的。如果这艘船上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或者原因是什么，那么一只偶然飞过这附近——也就是差不多 8 英里左右的范围之内——的卢伊滕也就不可能从中得知这些信息。这次的任务一定非常重要。“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那他们是怎么导航的呢？”

他们会收到一组坐标，指定大洋中的一个位置。等他们到达那个位置时，就会收到下一组坐标。

“那么，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奥利弗用力靠回椅背，与此同时，五号众多嘴之中有一张张开了，露出了一个跳跃着、扭动着的圆孔，里面密布着就像仙人掌上的那些刺一样的针状牙齿。那个孔里发出“啪啪”声、“嘶嘶”声和其他的一些像是有水被吸到孔里去时发出的背景声，那些声音是如此的古怪而令人厌恶，以至于最初奥利弗甚至没能分辨出那些发音并不十分准确的词句。

“找出我们现在将要去的地点，”五号大声说道。

房间里只有潜艇引擎发出的嗡鸣声，奥利弗设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卢伊滕是使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还是使用口头表述的方式来交流并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听到这个生物开口说话仍然令人感到极为不适和茫然。

“你就是这么充满了惊喜，不是吗？”奥利弗说。

“与你不同。”这个生物设法在笨拙地组合在一起的词句之中加入了一丝嘲讽，甚至是蔑视的语气。

奥利弗从椅子上站起来，直接走向将他们分隔开来的、几乎无法看见的碳纤维网。“你不要觉得你能读到我的思想就代表你了解我的思维。我们或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没错，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上天遴选的族类，整个宇宙存在的意义所在。我怎么会忘记呢？”五号显然知道奥利弗不太能听懂他的怪异发音，因此他同时使用心灵能力将他的话语直接送到奥利弗的脑子里，而在奥利弗的感觉之中，思维中的声音与耳中的声音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奇异共鸣。“我比你们想象的更了解你们的思维。”

奥利弗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不情愿地咕哝道，“是的。”

“你感到不安。你害怕我会试图证实我的这个说法。”

即使表达不赞同，也是毫无意义的。早在奥利弗刚与五号接触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如果对方精确地知道你的感受和想法，那么即使再怎么抗拒也只是徒增荒谬。

“你现在仍然爱着你的妻子——”

“闭嘴。我不想听到关于瓦妮莎的事。别提那个。”

五号耐心地等候着，直到奥利弗突然爆发的怒气渐渐消散，随后继续道：“在她出轨并且拒绝承认，以及怒火中烧的离婚之后……你现在仍然爱着她。而在此之前，当你宣称自己爱她时，你却同时又厌弃她。”

奥利弗转过身，走到门口，用手掌大力敲击着门。“嘿，快来打开这扇门。我不是战俘。”

“在你对你妻子的这种新的感情之中，有一个你自己还尚不知晓的讽刺之处。我是否应当与你分享这个知识呢？”

奥利弗转向五号，后者正用对于卢伊滕而言功用类似人类手指的纤毛

抚摸着他那已经失去的肢体残端。“不。谢谢你的提议，但是，不。”

“这件事你听了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奥利弗没有回答，五号则继续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讨论下一个话题呢？为了证明你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简单易懂，我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呢？你那些最隐秘的性方面的渴望如何？这其中有些东西你甚至永远都不会向自己承认。例如说，你很喜欢被捆起来，用你自己的脏袜子塞在嘴里，被一个比你年长 20 岁的女人殴打。”

奥利弗对于自己被压抑的性欲毫毫不关心。它们就在那里：他不能控制它们，但他可以决定是否按照它们的要求去行动。然而奥利弗知道，五号现在只不过是玩弄他。它知道它所抛出的那个诱饵是奥利弗无法抗拒的。

五号变得安静了，等待着那个他早已知道即将到来的问题。

“很好。有什么讽刺之处是我不知道的？”

五号的所有眼睛都盯着奥利弗。“讽刺之处在于，你对她的爱是正确的，因为她从来没有与保罗博士发生过性关系。”

当奥利弗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时，他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几乎要晕过去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希望自己真的晕过去了才好。“是你告诉我的。你连具体的细节都告诉我了。”

“我说谎了。”

一种冰冷的麻木感从胸中渗出，瞬间爬遍他的全身。他相信了一个意图毁灭人类的外星人的说辞，因而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他把五号的话当成无懈可击的证据，因为五号有着探入瓦妮莎的思想、从中找出真相的能力。然而他却忘记了，五号同时也具备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说谎。

他对瓦妮莎说过，他知道她在说谎，她不愿承认这件事甚至比不忠本身更加让他烦躁。他脚下那仅仅铺着一层米色薄地毯的钢制地板突然猛烈地向一边倾斜，或者是因为潜艇正在调整航向，又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已经

站立不稳了。

“你为什么要说谎？我甚至都没有问你瓦妮莎的事——是你主动告诉我的。”

“我这样做是为了提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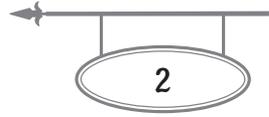
“提醒我什么？”

“我随时都有可能是在对你说谎。”

奥利弗突然意识到，现在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联系到瓦妮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因为他不知道他现在正去向哪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等到他可以联系到瓦妮莎的时候，道歉还会有用吗？比起她的话，他甚至更为相信一个卢伊滕的说辞。

这会让他备受折磨。很有可能这就是五号选择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件事的根本目的。或者，也许五号现在就是在说谎，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以此让奥利弗无法专心致志。

“也许吧。”五号说。



周凯

2029年6月29日（9个月之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周凯明白这一点：若是想知道柜台后面的那个老人有没有在注视着他，最好不要抬头去看。那样的话动作太大，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周凯想出的替代办法就是通过冷藏陈列柜的内面映出的倒影去观察。当然，所谓的冷藏陈列柜早就失去了冷藏的功能，因为如今将能量浪费在冰镇饮料这种事情上已经成为一种违法行为。也不再有人拥有多余的能量可以将其用于如此奢侈的事情了。

那个老家伙长着一副大暴牙，这使得他整个头颅看起来有些像一只猿猴。仅剩的灰色头发梳成了整齐的大背头。他正皱着眉头注视着周凯，脸上一副怀疑的表情。周凯知道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无人照管的饥饿小孩，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根本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展开愁眉或者露出微笑的理由。与此同时，周凯的体形也再次成为了不利因素。妈妈以前常说他看起来像是有16岁了，而不是只有13岁。

一想到妈妈，他的心口便一阵剧痛。这会儿他不觉得自己有13岁——他觉得自己更像只有8岁。他想要见到他的妈妈，他想要扑到她的怀里，用脸贴着她柔顺的长发，让她轻轻摇晃着他。自从入侵以来大多数孩子最

想要的都是这个。再也没有坚强的孩子了，只有被吓坏了的孩子。还有绝望的孩子，就像他一样。

便利店的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一个肩膀上有文身的丰满女人走了进来并直奔柜台。周凯抓住这个机会，飞快地抓起3大块肉干，将其塞到夹克衫下面并夹在左臂下面。

他站了起来，又在几乎空了的货架前逗留了一会儿，看着那上面的饮料。大多数饮料都是自制的，手写的标签贴在瓶子上，覆盖了原先印着的商标。匆忙离去是另外一种会暴露秘密的行径。

在走向店门的路上，他再次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柜台上方的电视机之中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

这是6个卢伊滕猛攻一座发电厂的战争画面。你几乎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么多的卢伊滕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它们就像是游击队员，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失去一些优势，因此如果它们发起集合进攻就意味着它们事前已确认目标的防御不堪一击。

它们的形象让周凯感到憎恶——像是巨大的海星，没有脸，没有声音。其中的2个卢伊滕乘坐着它们那种有6个或7个尖角的飞行器飞在空中，其他的卢伊滕则从地面发起攻击，利用附肢之中的3条或4条在地上飞奔，并会躲避在车辆或是树木后面寻求掩护，至于其他的手臂看似未持有任何武器，实际上却套着紧身的战斗套件，看起来就像是华丽的黄铜色刺绣。两名人类士兵正使用机枪对它们进行连续密集打击，但是卢伊滕们总是会提前一秒钟闪避，总是会知道士兵们会把枪口指向哪个方向。如果士兵们拥有更重型的武器——例如喷火器或是坦克——他们还有取胜的机会。然而反过来说，若是士兵们拥有这些大型武器，那么卢伊滕早就会得知此事，它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攻击这里。

周凯已经不能再忍受电视上的画面了。他扭头走向大门。

那个老头子以令人惊奇的飞快速度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将周凯堵在

了门口，并且掏出了一把电击枪。

“我没有看到什么，但我知道你肯定拿了些东西。”他挥舞着枪说道，“解开你的夹克衫。”

周凯想要告诉这个男人，他无权仅因为他看起来肮脏而疲倦就搜查他的身体，但是他知道，争辩无用。他将手伸进外套里，把那些牛肉干掏了出来。

那个有玫瑰文身的胖女人摇着头，嘴里发出啧啧声。她走了过来，观看着这一幕。

“我是一个好孩子。只是……当里士满被占领时，我父母都死了，我也无处可去了。”他颤抖着发出孩童般的哀鸣，“我太饿了。”

老头子从周凯伸出的手上将牛肉干取走。“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时日艰难哪。”他抬了抬下巴，朝道路的方向示意着。“去难民服务社看看他们是不是能给你些吃的。”

“难民服务社已经关闭了。在我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已经关了。求你了，能不能给我一块？”

那个男人生硬地摇了摇头。“我不能把食物白白送给每一个饥饿的人。如你所见，我的货几乎都卖完了。”他朝门口打了个手势。

周凯望着外面漆黑而又寒冷的雨夜。雨水已经开始粘在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很快就将会下起雨夹雪了。他再次转了回来“至少能不能让我留在这里取取暖？我发誓我不会拿走任何东西了。”

那男人露出悲哀的表情。“我在尝试着经营一家商店。你知道这并不容易。假如我让你留下来，那对下一个想要留下来的孩子我怎么办？很快我就得关门大吉，就像其他所有的商店一样。”

周凯不情愿地推开门，低下头避免寒风从他的领口里钻进去。他将空空的手揣在夹克衫的口袋里，急匆匆地沿着街道向前走，小心地绕过了街道上的大堆垃圾——大多都是坏掉不能再使用的或是需要过多能量才能操

作的电子产品。在车行道上，各种车辆无声地呼啸而过，但是车子的数量很少，与入侵之前是截然不同了。

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在下一个路口处，他向左转了个弯，离开主干道，从大多数黑漆漆的公寓楼之间穿过，偶尔在被防盗窗挡住的窗子里会透出温暖的黄色灯光，这时他就会贪婪地望着它。周凯渴望能身处于其中的某一间公寓，躺在一张温暖的床上，但是没有任何一间公寓挂出代表愿意接收难民的绿色饰带。它们都已经挤满了人，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居住在公寓之中的家庭对于伍德总统此前有关打开家门、让从卢伊滕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们居住进来的恳求无动于衷。

问题在于现在的难民比从前要多得多了。在里士满陷落之前，由于海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偏远地区，难民不断涌入这个城市，那时周凯和他的家人已经尽一切可能帮助了难民，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周凯自己的衣服也被送给他年纪相仿的难民，他还把他们带到外面去，让他们和自己以及自己的朋友一起玩耍。他仍然记得他妈妈为他感到自豪，每一次当他为一个害怕得将身体蜷缩起来、带着一个手提箱沿路走来的孩子做些好事时，她会露出那么迷人的微笑。然而现在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难民，他才体会到比那种仁慈更重要的事情还有许多。华盛顿已经挤满了难民。

要熟悉这种所有东西都被夺走的感觉实在是太困难了。第一个被夺走的就是交流，当卢伊滕把人造卫星全都毁灭了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和祖母以及他直到去年之前最好的朋友泡利交谈了。随后，当卢伊滕开始切断城市之间道路的时候，没有牙膏了，也没有那些会自动来到餐桌上等待被吃掉的食物了。再然后，卢伊滕控制了大多数利用太阳能、风能、热能和核能发电的设施，因此人类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给屋子取暖、上水或是运行手持电子设备了。

而现在，他连温暖的床和随便什么的食物都没有了。

他没有再往之前的3个夜晚，他所住的临时搭建的简陋难民营的方向

走去。营地太远了，在黑暗和寒冷之中几乎是无法到达的；在试图找到食物的期间他已经走了太远。

他的脚趾已经麻木了，鞋子也因为踏入那些无法看到的水洼而湿透。

他希望自己不是孤单一人。随便什么人和他在一起都行。如果他可以在仍然活着的人们之中选择一个的话，他不会选那些他从去年开始结交并一起出去玩的那些更酷的朋友；他会选择泡利，那个他从生下来就认识的孩子。那个骨瘦如柴、头脑愚笨的泡利，在那之前，周凯抛弃了他，而且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妈妈曾经因为周凯避开泡利而对他感到失望。她告诉过他不能随意抛弃朋友。

如果现在能让泡利在他身边，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周凯真的很想知道泡利现在在哪里，在做些什么。

前方有一座老旧的砖混建筑，一楼有3个开着的车库门，里面显得黑洞洞的，不消说，在此之前这栋楼要么是洗车店，要么是消防站。这栋楼一定有50年以上的历史了。早在很久之前人们就不再使用红砖建造建筑了。

第一个车库门里除了光秃秃的水泥地板之外什么都没有，虽能挡雨，不过对呼啸的寒风来说却没有太大的意义。最里面有一扇门微微开着，门前有3个水泥台阶。就算里面只是一个狭小的洗手间，至少也能够比外面暖和一点。

当周凯轻轻将门推开的时候，它发出吱嘎的响声。房间里满是香烟的气味。一个女人蜷缩着身子躺在这间曾经是办公室的房间的角落里。她的一部分身体覆盖着全地板地毯的一角，看得出她是地上把它揭起来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周凯将她那肿胀的脸颊、纠结的头发以及凸出的、瞪大的、一眨不眨的空洞眼睛全部一览无余。他猛地关上门，厌恶地吼叫了一声。

他浑身冒着鸡皮疙瘩，飞快地走下3级台阶，再走出车库门，回到寒冷蚀骨的雨中。

还有另外2个车库。周凯不想要离那具尸体太近，但是寒冷已经使他

不由自主地在发抖。他不能再冒雨前进了。哪怕是又找到另外一栋废弃的建筑，他又能在哪里找到些什么呢？

第2个车库里有一扇门，但它通向一个洗手间而不是办公室。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车库里根本就没有通向内部的门，因此周凯返回第2个车库，同时将他能找到的任何碎纸片都搜集起来，还有一个小纸板箱，最后回到那个洗手间里。

这个洗手间里有一股霉味，当然还有干了的尿液留下的气味。周凯的身子依然发着抖，他从纸筒上取下仅余的半卷卫生纸，试着用它擦干湿衣服。用处不大。

整个洗手间很小，不足以让周凯伸直身体，因此他将腿蜷缩起来，用一个装饮料的纸壳箱塞上东西当作枕头，再把一些垃圾拉到身上来尽可能地盖住自己的腿。因为没有和歌舞伎人偶说晚安，他感到有些奇特。他像想念泡利那样想念歌舞伎人偶，当然他更想念的是他的妈妈。他知道歌舞伎人偶并不是真的，它只是他的手持设备之中的一个芯片组，设计的目的就是为说一些令人愉快的话以及遵守命令，但它也是他自有记忆以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周凯快要冻僵了。他的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他呼吸时发出的嘶嘶声在铺着半面瓷砖的墙壁之间回荡。

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另一个车库门里的那个女人的样子。她肯定是被冻死的，也许就在昨天晚上。而且她还有一条地毯。

因为周凯没有把门关紧，有一道气流从门缝处呼呼地吹进来。如果他把门完全关上，可能会稍微暖和一些，但那样他就无法看到那灰白色的光线了。他不要身处于一片漆黑之中。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在他的印象之中，看到第1个卢伊滕从天而降的新闻节目似乎只是不久之前的事。他还记得第2天当他发现学校没有开学时有多么惊讶。就在1周之前，他还待在里士满他自己温暖的床上。他

妈妈给他掖好被角，告诉他不要为爸爸担心，他爸爸所在的旅团就在里士满与卢伊滕的攻击波之间，距离里士满不到 40 英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身处于一辆在 95 号州际公路上呼啸着的公共汽车之上，车上满载着孩子和老人。

哭泣没有任何用处，但他就是忍不住。

听到自己的哭声，他感觉更糟了。他应该去做些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该做什么，该去哪里？

你闻到了吗？

周凯惊呼一声，吓得跳了起来。他根本没想过这些话，然而它们就是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了，那种如同钢铁的指甲划在玻璃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直接穿脑而过，每个词的发音都有微妙的错误，让他感到既诡异又不安。

她是吸烟的。打火机。

周凯用手紧紧地捂住耳朵。他早已湿透的裤子上突然传来一阵暖流；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尿裤子了。

生火。

这一切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是有什么诡异的玩意儿在他的脑子里来回爬动。周凯坐在那里，浑身发抖，祈祷这声音不会再一次出现。

不然你就会死。

周凯惊慌地号叫起来。他完全不明白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周凯。你要被冻死了。

他的牙齿咯咯作响；他的整个身体因为寒冷和恐惧而摇晃着。那声音继续说着关于寒冷、死亡和生火的事。附近有足够的垃圾可用于燃烧，但他没有可以点火的工具。

她是吸烟的。打火机。

打火机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你这样早上就会死。你想死吗，周凯？

那个声音似乎提了个问题。周凯害怕如果自己不回答的话，那个声音或许会发怒，或许会对他做一些事情。让他发疯，让他沉没在它所处的无尽而又可怖的黑暗里。那声音有某些方面非常不对劲，有着明显的错误。就好像那些单词是锯齿状的，来回锯着他头脑的内部。

你想死吗？

“不，我不想死。”周凯大声说道。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回荡的他自己的声音吓得他哆嗦起来。

她是吸烟的。打火机。

也许他已经疯了。疯狂不就是这样的吗？有人在你的脑子里说话？

打火机。在她的口袋里。

周凯突然明白了。她的口袋。突然，他明白了那个声音在说什么。她是吸烟的。那个死了的女人是吸烟的。他闻到了那个房间里的刺鼻烟味，难道不是吗？那个声音是要告诉他，她的口袋里有一只打火机。

对。

他不想回到那个房间去。她死了，她的眼睛鼓胀出来——

不然你也得死。走。

周凯推开门，往车库里瞥了一眼；他倒是有些希望那里会有什么怪物蹲伏在黑暗中等待着他，然而那里除了水泥、阴影以及呼啸的风之外什么都没有。

周凯弯下腰躲避狂风，并且走到旁边的那个车库里，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爬上3级台阶，将手放在球形把手上，旋转了半圈。

也许那个声音的主人就住在那间洗手间里。也许他只要不返回那里，它就无法抓到他，无法对他说话——

错。继续。

周凯将门把手握得更紧了。它简直像冰一样冷。他扭动了一下把手，

把门推开了1英尺。

她就在那里。他继续把门推得更开，朝房间里走了一步。她年纪很老了，大约有60岁，是拉丁人种，不过也可能是印度人。她的舌尖从蓝色的双唇之间伸了出来。

他不要做这件事；他宁愿冻死也不想将他的手指伸到她的口袋里并且触碰到她的身体。尸体到底是又湿又软的还是又干又硬的呢？

那声音没有发话，但他知道如果他不行动的话，它就又会对他说话并且叫他拿到那只打火机了。它甚至可能对他吼叫。那一定非常恐怖。他必须要行动起来。要快——尽可能地快。周凯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他深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呆呆地站了一小会儿。

继续做。

那声音就仿佛推了他的后背一把似的。周凯冲向尸体并且蹲了下来。

另一只手，还没等周凯抬起他的左手，那声音便提醒道。他伸出右手，用2只手指伸进她的口袋里。

隔着她牛仔裤的粗糙布料，他触碰到了她的臀部，感觉很僵硬。那感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但也足够糟了。他摸到了打火机的顶部，但是却无法把它掏出来。

把她放平。

那意味着他需要碰到她，需要真正地碰到她。周凯可以向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发誓，他绝对不要那么做。

他一边呜咽着，一边飞快地向后退去，抓住她脚上那双破烂的鞋子，紧紧闭着双眼。就在他刚开始向后拉的那一瞬间，鞋子脱离了她的脚。他的胃里一阵阵翻腾着，有气无力地扔掉了鞋子，然后抓住了她那肿胀如海绵的脚踝，用力一拉。

尸体一寸一寸地向前滑动，突然，她的头向左边歪了过去，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周凯已经无暇思考，只是想要结束这一切，他将手猛地伸进

她的口袋里，用全部5个手指握住了那只长而细的打火机。

仅仅一小会儿之后，他已经在车库里奔跑着了。

收集垃圾，用于生火。

那声音说得没错——这个车库里有着比其他车库多得多的垃圾。周凯绕了一圈，尽可能地在返回第2个车库之前收集了所有能够带走的垃圾。

没过多久，他便生起了一堆小小的篝火。热量被他的手指、脸颊和鼻子吸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橘色的光线同时也驱散了阴影和黑暗，让整个地方看起来更像是“他的”——那是一种他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感觉。

好多了。对。收集更多的垃圾。

周凯按照他所收到的指令去执行了，他走到最后一个车库里，并带着一些垃圾返回，他把这些垃圾堆放在篝火的附近。

现在睡觉。我会看守着你。

那个听起来非常恐怖的声音却在说着令人感到安慰的话，而且它的语音也显得更加清楚，不那么刺耳了。周凯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他是那么的疲倦。

它说会看守着他。它要怎样看守呢？它的眼睛在哪里呢？

他的思绪慢慢地模糊起来，他的整个正面都感到十分温暖，然而他的背部和脚却仍然潮湿而冰冷。那个声音说它会看守着他。

周凯突然坐了起来。他知道那个声音是谁的了。

我不会伤害你。

它们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周凯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类听到过它们和某人说话。从来没有。新闻上没有说过，也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想，我们就能。

它能读到一切他所想的。周凯没有办法停止思想，也无法避开它。它

就在他的脑子里。除非你身处好几英里之外，否则它们就可以读到你的所有心思。周凯将一只手按在冰冷的地面上。他必须要——

如果你逃跑的话，我会伤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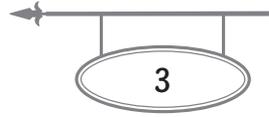
周凯停止了一切的动作，恐惧在他的身体之中四处游走。

“你在哪里？”他低语道。

很近。

周凯一动不动地坐着，他不敢移动，甚至不敢呼吸。

睡吧。



莱拉·伊斯特林

2029年6月30日，佐治亚州，萨凡纳。

莱拉的牙刷是湿的。她注视着杯子里其他的牙刷，试图去确定这些牙刷分别属于哪些人，从而通过排除法，在所有正在使用这个浴室的人们之中找出那个最有可能会使用别人的牙刷的嫌疑犯。

所有的牙刷看起来都不像是她的表兄阿尔弗的。那家伙是个来自西弗吉尼亚的乡巴佬，在上个月他和他的家人出现在她家门口台阶上之前，她总共就只见过他两次。莱拉抓着牙刷冲出浴室，绕过房子里横七竖八的床垫、衣服堆和行李箱，直到她最终发现阿尔弗为止；后者正在吃着一碗“幸运符”牌麦片，那是她最喜欢的一种麦片，她过去6个月一直都非常节省，因为那很有可能是她能够拥有的最后一盒这种麦片了。

莱拉将她手里的牙刷伸到阿尔弗的鼻子前面。他的胡子看起来越来越蠢了，蓬乱不堪地分布在他那狭窄如鹰隼般的脸上。

“你用过这个吗？”她问。

他吃了一勺她的“幸运符”，然后看了看牙刷。“可能用过。”

“这是我的牙刷。”她撇着嘴说道。“我想不到比用这把，你刚刚用来抠出你嘴里食物残渣的牙刷，来刷我自己的牙齿更恶心的事情了。”她摇

晃着牙刷用以强调。“这是我的。不要再用它了。”

“但是我没有牙刷，”阿尔弗说着，耸了耸肩。

“那不是我的问题，”她几乎是在吼叫着了。

她父亲出现在厨房与起居室之间的那道拱门处，身上穿着拳击短裤和一件T恤衫。“怎么了这是？”

莱拉双手抱胸，摆出一个防御的姿势。“他用了我的牙刷。”

她父亲看了阿尔弗一眼，后者什么都没有说；随即又再度看着莱拉。“好吧，阿尔弗，我会想办法给你搞一根牙刷的。而你——”他指着莱拉。

“别指着。我什么都没做。”

他的手指停在离她鼻尖1英寸的地方。“别那么跟阿尔弗说话。”

莱拉重重地叹了口气。她本想指出阿尔弗还吃了她的麦片，但她知道那并不会有什么作用。

“他是一个海星吗？”爸爸指着阿尔弗问道。

莱拉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是。”她老爸最喜欢这一套。我们得团结一致，诸如此类，等等。这些她都明白，她只是不想让她的牙刷进到阿尔弗的嘴里。

“那么，他就是在你这一边的。”

莱拉点点头，因为她知道若是争辩，爸爸只会反复陈述这个观点。

爸爸笑了笑，显得比较满意了。“我会给你找来一支牙刷的。”他对阿尔弗说。莱拉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突然发现他看起来是那么消瘦，已经与她一直以来印象中的那个身材魁梧，甚至还有双下巴的高大男人区别甚大了。这让她感到不安。

“我真不知道，他每天在做那些事情，怎么还能如此积极乐观。”阿尔弗看着莱拉的父亲离开的背影，一边惊奇地摇着头，一边说道。

莱拉注视着阿尔弗，有些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搭话。最终，她觉得自己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毕竟是在称赞她父亲。

“他一直都是这样。在我母亲离开我们去进行火修僧侣的修行之后第3天，他就帮我做了一套万圣服装，还给他自己也做了一套。当然，妻子离家并成为狂热信徒这件事与每天处理几千具尸体还是不能相比的。”从前，莱拉有些羞于提及她父亲的工作，但那个时候殡葬师的工作基本上也就是给死人画画眼线。现在，殡葬师们必须要寻找适合大型公墓的地点，收集尸体的DNA样本，如此死者的亲属们有朝一日将可以得知他们所爱的人已经被埋葬了，因此莱拉对这个工作的观感也好许多。“有些时候人们会问我，为什么他不去参与战斗。”

阿尔弗哼了一声。“那可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我知道。”自从阿尔弗来到她家时她与他打了声招呼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和他交谈，现在她觉得自己把牙刷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实在不太合适。他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你经常见到你母亲吗？”阿尔弗问。

他的意思是在入侵之前。这其实是不需要说的了。“偶尔吧，我觉得她有些过于安静了。和她说话我总是想睡觉。”她不想多谈她母亲，因此她想到了另一个话题。“从布莱克斯堡^①到这里来一定很困难吧？”

阿尔弗点点头。“我们确实遇到过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我们在一个湖泊旁边停了下来想要取水，当我们步行走向湖边时，那里有两只海星站在100码之外的水里，正往他们那些古怪的袋子里装东西。”

莱拉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老天啊，他们做了什么？”

阿尔弗用手捂住了嘴，摇了摇头。“他们转了过来，盯着我们。他们看起来似乎和我们看到他们一样吃惊，尽管我们知道那实际上不太可能。”

“你们是怎么做的？”莱拉轻声问道。她可以确定自己肯定会在梦魇中见到这一幕。

① 西弗吉尼亚州城镇。——译注

“我们就像见了鬼一样飞奔回我们的卡车那里。”

“他们没有追上来吗？”

阿尔弗摇摇头。“我只能认为他们或许觉得不值得那么做。或者也许是因为我们之中有一位母亲带着3个孩子。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他们不会去碰小孩。”莱拉点点头。她也听说过卢伊滕放过孩子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下一秒钟可能会死。”

莱拉注视着阿尔弗的脸，随后将她的牙刷递了出去。“给。”

“哦，不用了，没关系的。你爸爸说他会给我再找一个的。”

她没有将牙刷收回来。“如果他找到了，你可以再把它给我。”

阿尔弗接过牙刷，对她道了谢。莱拉走开了，准备去看看她爸爸在做什么。

他正和沃尔特大叔在一起。沃尔特大叔烧伤的疤痕似乎随着逐渐愈合而更显丑陋了。他的脸上除了红色和白色的斑点之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收到了本地新闻的信号——也是现在仅有的新闻信号了，用的是她爸爸利用废弃的汽车天线制成的天线。为了节省能源，满是雪花、闪烁不定的图像被投射到一小块墙壁之上。

女性新闻节目主持人正在直播的地点看起来像是起居室。她的模样有些像是克莱瑞丝·王尔德，从前有一段相当短暂的时期，利用外科整形手术让自己的容貌变得与某个名人相似是一种时尚。但时至今日这种过时的、甚至显得自私自利的行为只是让人觉得尴尬。

主持人借助一张钉在墙壁上的打印出来的地图向观众们介绍：海星已经夺取了布拉夫顿及博福特地区，因此人们将不再能够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①之间旅行。另一方面，他们仍在继续对离开港口的船只进行攻击和占领，

① 南卡罗来纳州城市。——译注

一般都是从希尔顿黑德岛上跨海而来。有些时候他们会驾驶着他们自己的船只，这些船只看起来就像是涂色的羊膜袋，还会喷出闪电般的火花；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则会驾驶从人类那里抢来的船只。

图像闪烁着，拉伸着，使得那个与克莱瑞丝·王尔德相似的女人显得异常纤瘦，如同异世界的生物。

“老天，真怀念卫星啊，”沃尔特大叔说。

莱拉也是一样。那么多的频道，图像是那么清晰，你甚至很难看出它与真实世界的区别。然而她更加怀念的是她自己的直连网络。她怀念那种同时与一百个朋友连线的感觉。如果她可以依赖她的朋友，她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对抗那种每天从早到晚都包裹着她的恐惧。

她同样怀念的还有善于做某样事情的感觉。她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虚拟现实工程师兼领航员，比她所有的朋友、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更出色。网络曾经是她的全部世界，但随后，突然之间，网络不存在了，因此一切莱拉关注的事情、一切令她与众不同的事情都不存在了。

电视图像再次闪烁了一下，然后熄灭了，同时熄灭的还有顶灯。从远处的一个房间传来某人咒骂的声音。

沃尔特大叔看了看时间。“这次来电有一个小时吗？”他这句话是以一种平静的，甚至可说是随意的语气说的。没有人抱怨。就算他们是在抱怨，他们也会利用语气的变化让它听起来不像是抱怨。只有莱拉才会抱怨。

因为屋子里很快就会变得非常闷热，莱拉走了出去。她坐在紫薇树下——那也是他们这个小小的扎着篱笆的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尝试着不去思考海星离这里有多么近。她将耳塞放入耳中，开始播放帕克·齐尔罗的一首歌。通常他的声音会让她的精神轻松起来，然而今天，她依然感到紧张和不安。

现在他们已经被包围了。长久以来海星一直都只是占据着一些荒凉的地区，似乎只对毁坏铁路和发电厂感兴趣，而这些地方是莱拉永远都不会

去的，因此她很安全。但现在他们到处都是。

莱拉漫步走向篱笆，试着不去想关于卢伊滕的事，但不管她有没有在想他们，她心中的那个结是一直都在的。

在低矮的石墙后面的巷子里，有着非常大的一堆垃圾。她父亲有些收集癖，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废物原本都放在车库里，有些人把它们全都搬了出来——很可能是为了给他们逃难的朋友和亲戚腾出地方——并且把它们扔到了小巷中。莱拉走到篱笆旁边想要更仔细地看一看。

30年间收集的全部无用垃圾就这样被清理掉一定会让她爸爸感到心碎的。这其中有汽车轮子、车门、引擎部件、老旧的荧光屏幕、从城市南边曾经的那个大型太阳能电厂捡来的废弃太阳能板。莱拉希望海星们正在享受所有的那些电能。

房子的后门滑动着打开了。莱拉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适应这扇门手动开关时发出的粗劣响声。爸爸也来到篱笆边并且站在她身旁。

“这也许是唯一一件好事了。我终于有理由清空车库，并且还有人帮着我把这些垃圾都搬出来。”

“我刚才还在想着你一定很心痛呢。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需要它们的。”

“是啊，”爸爸笑着说，“总有那么一天的。”

莱拉将手伸到篱笆外面，拿起一个圆筒状的物体。“这是什么？”

爸爸耸耸肩。“我不知道。”

莱拉放开手。那个物体掉在一个早已废弃的医学诊断用磁共振成像设备上，发出当的一声，然后又落入到一台旧电视和其他垃圾之间的缝隙里。

“给你自己找点事情做，”爸爸说道，语气算得上亲切，同时还用手做着驱赶的手势，就好像她是一只小狗。“如果你想不到这附近有什么事可做，你可以到民防局去报个名。他们会给你安排的。”

莱拉不想到民防局去。她不要出现在一大群人中间，交头接耳地谈

论哪一个城市又被海星给占领了，哪种人类的武器又被他们发现该如何自行应用了之类的话题。她又拿起另外一件旧物，那是一块老旧的太阳能板，她将它翻过来试图找到一个生产日期。并没有这样的标记。

如果战争是发生在虚拟世界而非现实世界之中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话，她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身在华盛顿，正在参与武器系统的设计工作，或是分析打击敌人的各项能力。她对虚拟现实技术有着深入全面的了解。至于工程技术——莱拉将太阳能板再次翻了个面，用拇指摩擦着它纤薄的边缘。这对她而言太难以理解了。

“那么，你打算做什么？”爸爸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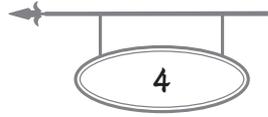
莱拉把太阳能板放下，弯下腰拿起了篱笆外面的另一块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的板子。如果她一定要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的话，也许她可以试着摆弄一下这些旧玩意儿，看看能不能把它们重新拼凑成有用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在虚拟世界里对着网络信息修修补补跟在现实世界里对着真正的芯片和线路修修补补也应该有相通之处才对。这项技术也不过才十几年的历史，能有多复杂？

莱拉看到一捆太阳能板，于是她推开在她6岁那年圣诞节得到的一个企鹅玩偶，开始将全部的太阳能板靠在篱笆旁边堆起来。没错，卫星确实已经不在，但是在他们的手持设备上依然存储着标准的家用图书馆。无疑那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老式技术手册。

她父亲仍然在等待着某种回答。

“别站在这儿了，”她说。“我正在工作呢。”

爸爸摇着头走开了。



奥利弗·博文

2030年3月10日（9个月之后），南太平洋。

除了阅读、看电影以及与五号交谈以外，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如果奥利弗是在自己家里，他至少还可以继续搜集他的漫画书收藏品。他拥有完整的《蜘蛛侠》全集，只除了第14期，也就是绿妖精初次登场的那一期。最难找到的还是《绿巨人》最早的那几期。

这简直是完全非理智的，在世界即将毁灭的时候还在寻找旧漫画书，然而这却是唯一一件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完全是令人沮丧、毫无希望的事情。

当五号开始大声说话时，奥利弗吃了一惊。他仍然对那种充满咕咕声、嘶嘶声的语音感到极不习惯，与传感的交流方式完全不同。

“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只是为了把画着彩色图画纸张移动到离你更近的地方。那就是你所做的一切。”

“我不打算和你争辩。坦白讲，我不在意你对我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你当然在意，”那个卢伊滕说，“你以前是玩在线扑克牌游戏的。你玩得很不错，不是吗？”

“对，我玩得不错。”奥利弗试着控制胸中越来越不耐烦的情绪。

“现在你开始收集漫画书了。你有没有想过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玩扑克需要有对手，现在没有了卫星，我就无法接触到其他优秀的牌手。”他揉了揉眼睛，尽管睡眠十分充足，他却仍然感觉到非常疲惫。“另一方面，扑克牌游戏是需要能量的。它会消耗你的认知力。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太疲倦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情绪上都不能支持扑克牌游戏。而收集漫画书则完全不需要去思考。”

“对，的确如此。即使是一个小孩也可以收集漫画书。”

奥利弗用指头戳了戳牙齿缝里的一个东西。“小孩也可以。对，有足够的收入就行。”

这段谈话让他想起了周凯，想起了那个在等待他回到家之后去做出的决定。如果他决定收养周凯，他们两个就可以一起收集漫画书。他还可以教周凯玩扑克牌；这或许会重新点燃他对扑克牌的热情。

认真地考虑是否收养一个13岁的男孩，这会不会显得很愚蠢？他难以想象自己会与周凯对坐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或者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该如何批评他。你怎么去批评一个已经13岁的孩子呢？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帮助；他的父母是在一家治疗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所认识的，他俩当时都在那里接受门诊治疗。

不过，也许这些思考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实点说，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一年吗？他应该收养周凯，然后让那孩子每天吃冰激凌当作晚餐，只要孩子高兴就行了。

“你想要知道你收集漫画书的真正原因吗？”

奥利弗呻吟起来。“我又没对你用过刑。我对你一直都是非常礼貌的。你干吗要这么充满敌意呢？”

“我没有敌意。只是打发时间。”

直到那个晚上之前，由于奥利弗长期无法让五号告诉他任何有用的信息，上面的人对他早已经厌倦了，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相对而言还算是礼

貌的。当然并不热情，只还算礼貌。尽管他们所代表的种族正在生死相搏，但两位使者仍然可以以平静的语气讨论各种事务。

“你想知道吗？”五号问。

奥利弗没有回答。五号知道他不想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所有想法被切开并且摆放在一片硬纸板上深恶痛绝，但是奥利弗知道五号会无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他消磨时间所用的游戏。

“你收集漫画书是因为你怀抱着一种极不成熟的渴望，你希望那些超级英雄是真的。你想要让绿巨人、蜘蛛侠、银影侠来拯救你。来拯救你的族类。就算是来一个骑着白马的牛仔也行。”

继续说啊，奥利弗想道。把那个骑着白马的牛仔的名字从我的脑子里挖出来吧。不过，那其实并不是白马，而是一匹银色马。帽子才是白的。

“孤胆骑侠。”五号说。

“是的，我正等着孤胆骑侠来救我。”实际上，奥利弗根本就没有看过那部老电影，不过这无关紧要。

“没有人会来救你。”

奥利弗看着自己的指甲。当保安小队出现在他家并命令他整理行李的时候，他是否记得将指甲钳放进行李箱呢？希望他当时有把它放在他的剃须用品包里。他走进浴室去查看。

“你已经没有希望了，”五号说，“我对此表示尊重。在你的种群之中，你属于相对现实的一个。”

他盯着镜子。那是真的吗？他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那几乎是真实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但至少那不是个谎言。

奥利弗看着镜子里他自己那双疲倦、湿润的眼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在容许那个生物打败他。如果他没有希望了，如果他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放弃了希望，他就毫无用处了。他将会背叛伍德总统，背叛他的国家，背叛他的种族，是他们信任他足以接受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任

务。也许他承担这个任务的主要原因是更有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已经死了。也许那是真的。

对，那就是真的。

“闭上嘴！”他吼道。

就算那是真的，他仍然具有那些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和能力。他需要更好地利用它们。

或许他可以将五号那种意在羞辱的洞察力转化为自身的优势。五号很善于将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很好，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了。正如所有称职的心理医师都知道的一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它们就能控制你；如果你意识到这些弱点并且能直面它们，你就能控制它们。

根据五号的前几次进攻，他的弱点包括瓦妮莎，以及对自己缺乏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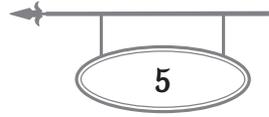
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

“闭上嘴。”

正如五号所观察到的那样，他正在等待着超级英雄出现并且拯救他。因为所有的超级英雄——所有的中情局特工——都已经死了，他就需要自己穿上斗篷。即使，在他的内心之中他并没有那种感觉，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骗子，在此时此刻他仍然需要去扮演一个强大的中情局特工。他需要锁住自己的疑虑和恐慌，低下头迎接枪林弹雨，直到他再也爬不起来。

“你错了，”他大声说道，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大声说出的话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能够将那些词句变得真实，而仅仅是思考却不能。“我是一个现实的人；我知道我们正在败退。是惨败。但我仍然抱有希望。我们还没有彻底失败。我们正在航向某个地方，而且我相当确定那不是为了要投降。”

这次短暂的演讲在他听来就像事先录制好的一样镇静沉着；这些话就像是蝙蝠侠会在一本漫画书里所说的那样。但是奥利弗不得不承认，说出这些话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周凯

2029年7月1日（8个月之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在教堂封闭的后花园里，周凯撬起了蜿蜒穿过其中的小路上的一块石板。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方形钥匙，正如那个卢伊滕所说的一样。他从藏匿处将其取出，走向教堂的后门。

不是这一边。从另一边返回。沿着墙边走。

周凯按照他所听到的做了，因为知道即将得到食物，他的嘴里不断地涌出口水，但他的心中仍旧充满了罪恶感。一座教堂。

在一道低矮的装饰性栅栏之后，有一块小型的墓地。常青藤爬满了栅栏并且在地面上蔓延。

就在那里。雕像后面。

在一座长满了青苔的展翼天使雕像后面有一座略微高出地面的混凝土环，上面还有一个钢盖子。周凯先是观察了一下四周，尽管很可能根本没有必要，随后才走上前去，将钥匙插入孔里，再拉开翻板门。

打开翻板门还是相当容易的，随后一个黑暗的洞口便展现出来，其中还有一道通往下方的梯子。周凯爬到最下面，大约地面之下十几英尺的地方。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食物——脱水的包装食品，就像士兵们吃的那种

压缩饼干。

这些食物是谁的？他想到。他在对卢伊滕说话，但又不需要真的说出来，这让他感到迷惑。在他想要说出来的事情和只是想要思考一下的事情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牧师。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说出来，不过要轻一点。

“这些食物为什么会在这下面呢？”周凯松了一口气，低声问道。

因为他不想和别人分享。拿6包。

周凯伸出因期待而颤抖的手，抓起6包食物，用一只手费力地爬上梯子，然后朝着大门走去。

先别那么做。往教堂那边走。

“我不想被抓到，”周凯低声说。

我知道所有人的位置。走吧。

周凯这样做了。那个声音引导着他沿着教堂的后部来到了后墙附近一道被尘土和落叶覆盖的黑色铁格栅旁边。

打开格栅。丢下四份食品。

丢下去。老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突然打了个冷战，全明白了。那东西就在下面躲藏着，也许还受了伤。

我遇到麻烦了，就和你一样。我感到孤独和恐慌，就和你一样。

周凯很难想象那种又大又丑的怪物会感到害怕或是孤独。“你怎么会孤单呢？我以为你可以在脑子里和其他的卢伊滕说话。”

他们都离得太远了。

他们的传心术有着8英里的距离限制。周凯记得他听有人说起过这个。

是的。

当周凯开始敲门的时候，他告诉自己，除了听从那个卢伊滕的话以外

他别无选择。它还没有对他进行过威胁，但它很大，而且很有力量，而他则只是一个孩子。

一个女人出来应门。她和他一样是亚裔，长长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更重要的是，他闻到了从附近的一间厨房里飘来的鱼肉和米饭的香气。

她名叫博埃夫人。告诉她你有一条她的女儿瓦莱丽的口信。

“博埃夫人吗？我叫周凯。我有一条你的女儿瓦莱丽的口信。”

那女人的表情变了。“你见到我的宝贝儿了？”她打开门，将一只手放在周凯的肩上，把他引入房子里。

瓦莱丽在里士满的外围，还活着。她帮助你逃了出来。她请你告诉她母亲，她对于在她离开之前的那次争吵感到非常抱歉。

瓦莱丽还活着吗，周凯想道。

很可能没有。

一股罪恶感从周凯的肚子里泛起，让他感到恶心，但他还是告诉博埃夫人说她女儿还好好地活着。而与此同时，厨房里的一张餐桌旁围坐着的十来个人观看着这一幕。饭菜已经摆在餐桌上了；当周凯传递完这个消息之后，博埃夫人除了邀请他一起分享这些食物之外别无选择。这些食物非常美味，周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而当他看到坐在对面的博埃夫人面带微笑、很可能自从4个月前她16岁的女儿前去与卢伊滕作战以来第一次如此开心地吃着饭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吃下的每一口饭菜似乎都卡在他的喉咙口。

他应该告诉他们真相，他想道。他应当直截了当地告知所有人，教堂的地下藏着一只卢伊滕。一旦这个事实被揭露出来，那东西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它是人类的敌人。它和它的同类想要将地球上的所有人全部清除，而且它们就快成功了。

如果你告诉她，你就会再次变得又冷又饿了。

周凯不想再次挨饿。更重要的是，他不要再次在黑暗的、很有可能

还掩藏着尸体的地方蹒跚地独自行走。

“你家人在这附近吗？”一个驼背的老年妇女问道。

“没有。我姨和姨夫住在康涅狄格，但那儿太远了。”

我不是一个士兵。我没有杀死过任何一个人类。

那个卢伊滕已经对他说过数次同样的话了。

它声称自己是在天空中被击中的，当时它正在特区空中与同个分队的其他卢伊滕一起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军方知道有一只卢伊滕被击中并坠落在这一区域，他们目前正在搜寻它。搜寻“五号”，周凯提醒自己。它要求周凯称呼它为五号。它肯定在坠落时受了伤，但它不肯作详细的说明。

吃完饭后，博埃夫人说，“我本来应该邀请你住在这里的，但正如你所见，这里已经没有地方了。”她朝着她那些或老或小的亲戚们打了个手势。

周凯对她说他都明白。随后，他带着她送给他的剩余食物，跟在她身后走向门口。

在步行返回教堂后身的同时，周凯开始思考，或许五号是有意地挑选了一间有可能给他饭吃，却不能让他留宿的住宅。如果有人收留了周凯，那么他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去保守五号的秘密。

对，五号说。我不想死。我和你一样怕死。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周凯低语道，尽管并没有人可以听见他的话——寒冷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橘色的路灯照在人行道上，也是他在黑暗中前行的唯一指引。“我们不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独占它呢？”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很高兴那样做的，可是我们能读到你们的思想。你真的以为你们人类会像接受难民一样接受我们吗？他们甚至连你都不肯接受。

周凯拉开通向教堂地下室的格栅门，将博埃夫人送给他的食物扔在黑暗里。

快点起来。五号的信息就像是设定好的警报声一样震耳欲聋。

周凯从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了起来，睡眠蒙眬地望着雾气弥漫的街道。“现在是半夜啊。”

士兵们带着探照灯来了。躲到厕所里去。

仍然迷糊着的周凯将他的毛巾和毯子都收了起来，匆忙跑向盥洗室。这些东西是此前他从一间公寓里顺手牵羊的成果，他很轻易地找到了公寓主人藏起来的钥匙并用它打开了门。

几分钟后，周凯听到了引擎的低鸣声。两辆安装着宽轮胎的全地形运兵车打着探照灯开了过来，与此同时，戴着夜视眼镜的士兵们开始搜查整座建筑。周凯把厕所的门关紧了。

“他们怎么知道要来这地方找你？”

利用我身体散发的热量。我有办法让热量不外泄，但是不能每时每刻地使用。

“为什么不能？”

低沉地嗡鸣着的运兵车渐行渐远。周凯想到，也许五号是在考虑是否能信任他。他不确定它是否应该信任他。

我现在信任你。但是一旦我离开这里或是被杀死了，你就会把你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都告诉你的同类。如果我逃走了，他们很可能不会相信你。但如果我被抓住了，他们就会相信你。

周凯立即想要说谎，声称自己绝不会泄露秘密。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说谎既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做到。

仅仅是与你交谈已经是我对种族的一种背叛。我感到深深的羞愧。我没有同伴，而且非常痛苦。我非常惧怕死亡。

那么，如果周凯保守住了五号的秘密，那算不算是背叛了人类呢？尽管五号被切断了与同类的联系，孤单地躲藏在一座教堂的地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威胁，然而就算如此，周凯也很确定他已经背叛了人类。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身体里的能量已经快要耗尽了。因此我无法持续阻止热量外泄。

周凯已经开始有些习惯于五号在他脑子里说话了。感觉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这让他回想起了他是怎么喜欢上用红辣椒制成的辣酱的了。第一次吃到辣酱时感觉非常可怕，舌头和嘴唇都火辣辣地疼，眼泪都流出来了。但那种刺痛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舒服的感觉。

然而，每当他想到这个声音的来源之处，每当他在脑海里构想一只巨大的海星在教堂下面爬来爬去……

恐惧让他头晕目眩。

“我不明白，既然你知道所有人的位置，你为什么不能偷偷潜行离开城市呢？”

我很大，形象也很奇特。我无法躲过每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向窗外张望的人。

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么，你会逃走吗？”

除非有一个我的同类进入到联络范围内，否则我不会的。

五号再一次叫醒他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

他们回来了。而且数量更多。多得多。

周凯从他睡觉的地方向外望着街道的拐角、驶过的车辆以及街道对面那幢颜色暗淡的公寓楼。“他们会找到你吗？”

是的，有可能。你应该趁他们还没到，先离开这里。否则他们会询问你见到了或者听到了什么。他们的护目装备上有语音压力探测器，因此他们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在说谎。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因为你对我很好。现在赶快走吧，从后门走。

周凯收起他的铺盖，从车库的后门跑到外面齐腰深的乳草丛里，时至今日，车库与其后的那座楼房之间的空地已经长满了这种植物。

一种低沉的嗡鸣声逐渐接近，这是一架超轻型飞机的引擎所发出的声音。与此同时，周凯跑到了人行道上，并且向右转朝着山坡上面前进。

你应当感到骄傲，五号说。我们两个都应当感到骄傲。无论如何，我们两个都对对方很好。我不会因为把你当作我的朋友而感到羞耻。

一排运兵车出现在山坡的最高处。在履带的保护之下，它们巨大的轮轴飞快地旋转着。

周凯注视着它们从他面前经过，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会怀念五号，他会怀念它在夜间的陪伴，但他同时也因能够远离它而松了一口气。他想要挣脱那种背叛整个族群的负罪感，尽管他或许将永远因与敌人结交而感到愧疚。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

周凯听到有人在叫喊着发布命令。没过一会儿，一小队士兵跑步从街角转了过来——这些士兵有男有女，有年少的也有年老的，有些穿着砖红色的迷彩工作服，另一些则穿着破旧并且遍布污迹的牛仔服和T恤衫。他低着头，将身子紧贴在砖墙上给他们让路。他们或许很年轻，但绝不是孩子。是正适合当兵的年纪。如今这个年龄段的人所剩无几了。

要是是哪个士兵直接询问他是否曾经看见或者听见什么，那怎么办？他会不会为了保护五号而说谎呢？周凯觉得五号很可能比他自己更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许那就是五号让他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关心他，而是因为它担心他会背叛它。

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在试着保护你。

周凯朝山下望去，他可以看到那座教堂围墙后面的一部分地方。两名士兵在那个花园里，但他们似乎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如此看来，五号所谓的防止能量外泄的法子目前还是有用的。

这是我保留的最后一点能量了。这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也许足够了。

其中一名士兵是一位女性。亚裔。她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女儿。叫什么来着？瓦莱丽。如果那两个士兵进入地下室，五号会不会杀死他们？

我不是一个士兵。我不是一个战士。

周凯会。如果有卢伊滕要来杀他的话，他立即就会杀死它们。

他朝着教堂方向迈出一步，然后又犹豫起来。他应当怎么做？两个选择看起来都是错的。

他闭上眼睛，在脑中回忆着他妈妈的样子。她会希望他怎么做？她希望他怎么做，他就应当怎么做。你不能故意抛弃朋友，她曾经对他这样说过。但是，与一个卢伊滕成为朋友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吗？他的妈妈还有爸爸都死了，是卢伊滕把他们杀死的。

他睁开眼睛，朝着山下的那座教堂走去。

周凯，求你了。别这么做。我只是想回家。我只是想见到我的妈妈。既然我认识了你，我就不会再帮助那些家伙们了。

当周凯推开大门时，那两名士兵转过身来，他们的枪口指着地上。

“回家去吧——”那个亚裔士兵开口说道。

“它在这里，”周凯指着教堂说道。“在酒窖里。”

两名士兵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露出警惕的神情。

他们会杀了我。求你了。他们会把我烧死。

“你看到它了？”另一个士兵——是一个黑人——问道。

“我——”周凯费力地想要描述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听到它了。”

我们是朋友啊。

那个亚裔士兵对着对讲机说了一通，将周凯说的话全部重复了一遍，并报告了他们目前的位置。

“你们得向我保证你们不会伤害它。它只是一个侦察员——不是士兵。”

那两个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就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疯话。同时，又有十几个士兵从门口冲了进来。

“酒窖里？”一个灰色头发的士兵一边跑一边喊道。

“这孩子是这么说的。”

他们包围了翻板门，其中一名士兵手持火焰喷射器。

他们来了。我很害怕，周凯，我太害怕了。

周凯冲向教堂。“别伤害它！”

“等一下，”那个亚裔士兵朝其他人喊了一句。他们停下来等待着，而她则转向周凯，一只手按着手腕上的便携式对讲机。“孩子，你得跟我讲实话——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是不是说，那个海星真的和你说话了？还是说你听到了它在下面移动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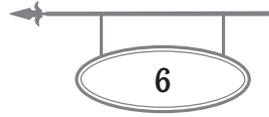
周凯直视着她的眼睛。“它对我说话了。”

在短暂地借助对讲机交换意见之后，她跑向其他围拢在翻板门周围的士兵。“我们得抓活的。”

“老天爷啊，”一个棕色皮肤的高大士兵说道。

“中情局已经派人来协助了。”

那个亚裔士兵来到周凯身边，用一只手搂住他的肩膀。“别离开这里。他们想要和你谈谈。”她一定是发现了这一切让周凯感到十分害怕，因为她又继续说道，“别担心，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他们那里有很多食物。”



奥利弗·博文

2029年7月2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奥利弗的脚步声回荡在宽阔而潮湿的走廊里，他加快了步行的速度。他已经迟到了，而且迟到的原因是不能够很轻易地加以解释的，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厕所里，处理由于焦虑而引起的腹泻症状。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其实也就是他被选拔进入中情局后所需要做的工作之一，但这——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也许他的学术背景使得他成为了尝试与这个卢伊滕交流的最佳人选，但他的性格却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他不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属于那种幕后工作者。他应当进入研究部门，向实际操作者提出如何处理各种情况的建议；他不应当是那个实际操作者。但是大多数有能力进行实际操作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已经死了，奥利弗也不得不承认，从纸面上看，他就是最适合这项任务的人。他比其他所有活着的人都更清楚如何使用话语和姿态来打动人的意志、如何使用语言来获得力量。他只是不太清楚这些知识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转化为实际行动。

他看着一道道大铁门上的门牌号码，但事实证明这并无必要。他的上司阿里尔·阿德斯玛就等在他要找的那个房间的门，她的手臂搂着周凯的双肩，后者也就是那个自称与一个卢伊滕交谈过的男孩。假设他说的是实话的话。

对于一个 13 岁的孩子来说，周凯的个头不小，但却长着张娃娃脸，睫毛很长。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关押着卢伊滕的那个房间。

“博文博士”阿里尔说，“这位是周凯。”

男孩继续盯着那个房间的里面。奥利弗走到他们身边，同样朝里面望去。

那个卢伊滕被关在房间里，昏迷不醒。它的外表呈芥末黄色，整个身体装在一副厚实绚丽并且带有脊状线的甲壳里。医生们已经封住了巨大的伤口，注射黏合剂以促进其愈合。奥利弗看着断肢残端，试图想象当那些士兵们到教堂地下去捉拿它时，这地方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据说在冲突中这个生物失去了这条肢体，此后它用地下室里的一个空调器中搞来的电线把伤口给缝合了。

如此接近这样的一个生物让人感到紧张。

“周凯对我们很有帮助，”阿里尔说，“我们已经和他好好地谈过了。”

此前一天，奥利弗已通过远程方式观看了那次面谈。不可思议的是，男孩的整个故事中的每个细节都得到了验证。公交车修理厂里那个女人的尸体、石板下的钥匙、隐秘的食物储藏处，并且他还十分了解那个当地女性与她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得到了验证。

除此之外，周凯看起来非常恐慌。他不停地做出吞咽动作，快速眨眼，双手放在体侧并且无力地晃来晃去。他不是那种会编造“卢伊滕与我进行心灵交流”这类荒谬的谎言并渴求以此得到人们关注的孩子。在一般情况下，奥利弗认为这个孩子绝对没有可能主动与卢伊滕扯上任何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形势也远远谈不上什么一般情况了。

阿里尔带领他们进入房间，来到离卢伊滕更近的地方。周凯一直盯着它，就好像它会随时从牢房里跳出来并且把他撕碎一样。

“它够不着我们。不用担心。”又是孩子。奥利弗拿孩子们没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谈，甚至只要有孩子们在场，他就会感到浑身难受。他姐姐带着孩子们来探望他的时候，奥利弗总是会找到些紧急的工作要

去处理。

“好吧，”阿里尔说，“这儿就留给你们两个了。”

很显然周凯和奥利弗一样希望阿里尔留下来，因为他看着她离开时脸上的表情近似于恐慌。阿里尔和其他人会利用远程视频关注这里的情况，但是奥利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让周凯放松下来。

“你何不坐下谈呢？”奥利弗朝一张椅子打了个手势。

周凯坐在椅子的边缘上，就像进了校长办公室的小学生。房间里的陈设也并不能有所帮助；一切设施都很平淡无奇，还有很沉重的压迫感，也没有窗子，墙上除了一张裱在木框里的美国国旗之外没有任何的装饰物，此外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口计数器，顽强地反馈着正日益减少的世界人口总数。

“所以看起来我们要一起工作了。”

周凯吞咽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也许我们应当讨论一下程序和策略？”既然周凯没有反应，那么奥利弗就要稳步推进。“我想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最好：一旦这位囚犯苏醒过来，你就把它说的话大声说出来。这样我们就无须稍后再借助你的记忆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逐字逐句地重复……”男孩的目光越过了奥利弗，他的嘴唇形成了一个紧致的○形。

奥利弗回过头。卢伊滕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它正在看着他们。

“它现在在对你说话吗？”

周凯摇摇头。

奥利弗站了起来，一步步地朝着卢伊滕靠近。“对它说一些话。大声说出来，就像它还在教堂地下时你所做的那样。”

很显然，周凯并不想与卢伊滕说话。他舔了舔嘴唇说道，“我只是想要得到你的帮助。你受伤了。”

奥利弗注视着卢伊滕，随后又转过身注视着周凯。“它说什么了吗？”

“没。”

奥利弗觉得这一情况既非常愚蠢、同时又很令人不安。他向前走到那张看起来很脆弱的将他们与那个生物隔离开来的网状物前几英尺的地方。“我名叫奥利弗·博文。据我所知,你可以与我们沟通。你是否感觉到痛苦?如果是的话,我也许可以安排治疗。”

他不知道医务人员是否曾给予止痛药。也许没有——他们对这种生物的生理机能几乎一无所知。这只是他表示一种一般性关切的表现罢了。

奥利弗转过身看着周凯。“它说什么了吗?”

周凯耸耸肩。“没”

这一情况有几种可能。其一,由于周凯无法再帮助它,这个卢伊滕决定保持沉默;其二,它保持沉默是因为它知道他们想与它交流的目的在于想要在战争中取得一些优势。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它已经在和周凯交流了,然而周凯说了谎,因为他是它的同伙。奥利弗觉得最后一种可能性并不大。

“那是什么?”周凯看着墙上的人口计数器开口问道。此时上面的示数为30亿零70万,再加上零头。这个数字不断地跳动着,并且正在逐渐减少。

“那是世界人口的估测数。”在奥利弗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那个数字又减少了几百。

周凯注视着它。“它怎么知道有人死了呢?”

“正如我所说,它只是一个估测数,来源是我们这里的人收到的消息。”

周凯用舌头舔着上嘴唇,紧盯着那个读数,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为什么你不试着再跟那个卢伊滕说说话呢?”

“他让我叫他五号。”

知道那东西有一个名字,这让奥利弗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法准确描述的不安感觉。

“你说‘他’?它是一个雄性吗?”

周凯耸耸肩。“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它是‘他’。”

“为什么叫五号?”

周凯再次做出局促不安的耸肩动作。“我不知道。”

卢伊滕一般都是单独行动，但当他们成组行动的时候，通常是三个为一组，因此“五”很可能并非对应着他在一个群体或家庭之中的地位，但也有可能是如此。它是一个质数，但奥利弗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意义。也许这并不是他的真名，而只是他选来给周凯用的一个称呼。

“五这个数字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奥利弗问周凯。“你的幸运数字？你的生日？”

周凯的目光完全无法从那个卢伊滕那里移开。“不是”

奥利弗注视着那个卢伊滕。这令他感到非常不快，不仅仅因为它巨大而可怕，同时也是因为它身上的伤口和凹凸不平的断肢残端。

奥利弗双手抱在胸前，倾身靠近，开始数着它肢体的数目。

还有 5 条。它曾经有六条附肢，但现在只有 5 条了。

这一见解或许无关紧要，但它提供了一个可供窥探卢伊滕想法的小窗口。

“你为什么不试着再跟五号说说话呢？”他说。

“我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都行。”奥利弗挥着手，试图找到一些答案。谈话主题这事向来不是他的强项。“你们之前都说些什么？”

周凯耸耸肩。“到哪里去找食物，我们有多么害怕。”

这些现在没用了。你还能和一个异形谈些什么呢？也许他们应该用愉快的话题来说服它。随意的闲聊。求助于中情局标准审问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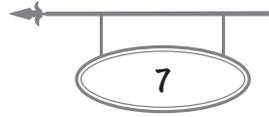
“对它说说你的爱好。”

“我的爱好？”周凯的语气就好像他从来没听过“爱好”这个词儿似的。

“你平时喜欢做的事。我是说，在此之前，而现在你不能再做那些事了。”

周凯开始磕磕绊绊地讲述他家附近的一个水上公园，在那里你可以在一道固定不变 15 英尺高的波浪上玩冲浪。

卢伊滕依旧保持着沉默。



莱拉·伊斯特林

2029年7月2日，佐治亚州，萨凡纳。

这地方从前是个室内跳蚤市场。路边一个锈蚀了的铁柱上挂着一块饱经风霜的牌子，上面写着“凯勒跳蚤市场”。牌子上同时还有一只跳蚤的卡通图像。现在，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停尸房，一座尸体工厂。莱拉讨厌这个地方，她非常惧怕进入其中，但是她父亲太忙了，没时间把那些容器带出来，而要是让阿尔弗自己来的话他又拿不了。除此之外，阿尔弗看起来似乎也并不比莱拉更乐意进去。

“你准备好了吗？”这家伙已经用卷成一团的T恤衫捂住了嘴巴和鼻子。

“该死。我根本就准备不好。”她从一辆从垃圾堆里捡出并且被她改装成太阳能驱动的双座敞篷越野车上走了下来。

进去之后，她试着让自己的眼睛只看着3英尺之外的混凝土地面，但她眼角的余光却还是看到了遍布周围的恐怖场景之中的一星半点，而她的想象力足以补足剩余的部分。尸体摆放在桌子上、地面上，有些甚至堆放在墙边。许多尸体上有严重烧伤，大多数都有割裂伤。那些被卢伊滕的电击枪杀死的人脚后跟都被炸掉了。

就算她戴上眼罩，恶臭的气息也足以让整个地方变得无法忍受。虽然她已经用 T 恤衫捂住了她的鼻子和嘴，她还是尽可能地迅速吸气然后屏住呼吸。

莱拉想知道一个人是否能真正地对尸体的气味和景象习惯起来。也许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只是过程过于缓慢，她并没有注意到。要是在 3 年前她骤然看到几百具尸体，她会不会尖叫、哭喊？很有可能。

她看到她爸爸了，他正戴着一个盖住整个头部的透明头罩，手里拿着一个手持式 DNA 取样机，在一具具尸体上进行取样。过了一小会儿，他看到了莱拉和阿尔弗，于是他用手指着这座建筑巨大而低矮的后部空间。莱拉挥了挥空着的那只手，迅速朝那个方向走去，并且在那边找到了半打肮脏破烂的红色汽油罐。

在保持 T 恤衫捂住口鼻的情况下拿走 3 个罐子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他们还是做到了。莱拉刚走出来，就把那只拿着 T 恤衫和一个油罐的手放了下来。她用力向外呼气，试图将肺里最后一点充满腐败气息的空气全都挤出来，再吸入相对清新的外界空气。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阿尔弗双手按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那里面就像是一座地狱。”

莱拉点点头，并且转过身走向她的越野车。他们越早到市区，就可以越早完成这个宛如地狱一样的差事。这天早上，当她发现水龙头里没水了的时候，莱拉真正地震惊了，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一个人可以寄予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水。

对于莱拉而言，萨凡纳市中心就如同一个绿洲，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拥有整齐的草地和典雅的建筑。而今天，它却像是一个霉菌丛生、充满恶意的地方。周围的所有人都一边跑一边叫喊。现场有很多警察，但他们看起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疲倦而又恐惧。

莱拉向右转弯进入公牛街，她心中充满了焦虑的情绪，甚至无法从把这辆车修好并且改装为太阳能驱动的成功中感受到一丝快乐。前方的齐佩瓦广场上空无一人；他们听广播电台说这里会有人分发净水，但现在显然并没有。

她把车停了下来，环视四周，想要找到一些可能会表明发生了什么的迹象。

有人吹了一声口哨。莱拉看到一个老年女人坐在门廊上。

“你们在找水吗？”那女人喊道。一块粉色的围巾绑在她的下颌上，她正在一张不结实的牌桌上用手搓着山核桃的皮。

“是的！”阿尔弗叫道。

“他们转移到河岸街去了。”那女人指向东方。

莱拉挥手致谢，然后奔向河岸街。她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地点，并且没有在原来的地点留下任何说明。一切都太不确定了。在过去，想要知道谁在负责什么事、到哪里可以获得什么东西一直都是很简单的。

阿尔弗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注视着不断向后退去的房子，同时咬着他的指甲。再过两周他就满16岁了，他得参军去打仗。莱拉本应当嫉妒他，她本应当溜出家门和他一起到军队里去——假如去打仗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了去死的同义词的话。她很快也得去了——10个月之后，如果10个月之后她还能活着的话。

她用眼角瞟到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吓了一跳，肾上腺素瞬间充满了她的全身。那只是一辆旅游巴士车，很可能被征用于运送难民。它们不会突然间出现在市中心并且烧杀掳掠的，她提醒自己。会有事先警告，至少防空警报会响起来。城市周围遍布着狙击手；可分辨1英里之外物体的高分辨率摄像头时刻监视着每一个方向。外面有更多的卢伊滕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到城市里来。

这些事实都不能给她带来一点点安慰。而且，如果它们来了的话，所有人都会被杀光，或许只会留下小孩子。

“你还好吗？”阿尔弗问。

“不。”

“嗯，我也是。”他注视着自己的手指，又咬了几下指甲，继续说道，“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待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而墙壁每一天都会向里面移动一点。”

“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多的噩梦。我不想睡觉，但是醒着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了。其中许多人都推着手推车，或是带着水桶或皮制水袋。再往前去，人群紧紧地拥挤在一起。莱拉将车停在鹅卵石人行道的边缘，他们两人跟着人群沿着粗糙的鹅卵石路来到了河岸街。在原本用于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酒吧的砖石建筑的空隙中，她瞥到了萨凡纳河，在那里，数百只暗蓝灰色的巨大鳍片满满当地塞在黑色的河水之中——这代表着便携式的水力发电机已经布满了整个河面。这些水力发电机，再加上停车场上布置的太阳能电板以及一些匆忙地建在房顶上的风力发电机，这就是免于他们陷入长期停电的仅有设施了。

人们没有排队，只有一大群人挤挤挨挨地朝着一只加高的脚手架平台慢慢挪动，在那里有五个人正在通过像气泵一样的套管分发水。一辆装载着过滤系统的卡车正在从河里把水抽上来。

有传言说萨凡纳住宅中的水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卢伊滕污染了地下自来水管道的，因此水泵被关闭了。如今要分辨流言和事实已经很困难了。

人群越聚越多，很快莱拉和阿尔弗就被挤在人们中间。那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处于外围的人总是会向里面挤，他们渴望更加接近，就好像河水会在他们到达前方之前被抽干一样。

“这里应该有警察，让每个人都去排队。”

“我猜他们都在外线。”

一条拖船的汽笛声响了起来，莱拉的心脏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另外几个人也朝那艘船望去，如今人们对任何类似警报的声音都非常敏感。

人群的前方爆发出一阵呼喊，人们开始拥挤着向后退，一只穿着靴子的脚踩在莱拉的脚步上。疼痛感传遍了她的整只脚；她差一点就被推挤着向后退去的人群给推倒在地了。

“在哪儿？它在哪儿？”一个更靠近河边的声音喊道。

“它们来了，哦上帝啊，它们来了。”

突然间，人们开始乱窜起来。莱拉被来回推挤，还被打了几拳，但她转过身并且坚持着没有倒下。有人看到了卢伊滕。它们一定是从下面的河里来的，也许是从水下出现的。

她听到阿尔弗在叫她的名字，并且看到他就在10英尺之外，被惊慌的群众紧紧地裹挟着向前走着。他喊了些什么，但她没能听清楚。

她挤在人群里随波逐流地穿过了河岸街，又沿着一段陡峭的鹅卵石路上坡。等到他们到了河湾街之后，就有较为充足的空间可以自由移动了。莱拉的心脏飞快地跳动着，她慢跑到了惠特克，一边四处观看寻找海星，一边感觉随时都会有一个海星出现在她身后。

“莱拉！”

那是阿尔弗，他正靠在第一公民银行大楼的墙上。莱拉跑了过去。

“我们得躲起来。”她说。

“那没用的。它们知道你躲在哪儿。”

她抓住阿尔弗的手腕。“还记得你在湖边见到它们的事吗？它们会知道我们在哪儿，但是两个人并不值得它们追过来。”

他们跑进了银行里。里面非常冷清，只有三四个银行员工，其中一个有武装；另外还有一对年长的夫妇。这里现在已经谈不上是一间银行了，更像是某种交换中心，人们会来到这里交换金银珠宝、弹药之类任何仍然

有价值的东西。

“它们来了！”阿尔弗喊道。

“为什么警报没有响？”一个穿着蓝白色商务套装的女人问。她看起来似乎是此处的负责人，在莱拉看来，这人虽然美丽，却有种橱窗里的人体模型的感觉。

“我不知道。”阿尔弗说。

外面的某人发出尖叫。人群仍然不断地从门前跑过。

莱拉环视四周，试图找到可供躲藏的地方。一个有着严密的保全措施，卢伊滕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一间内室，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如果这里有一条向下的楼梯，通往一间酒窖或是……保险库。

“这间银行有保险库吗？”她问。

“保险库？”那个美女重复道。

“跟我来。”莱拉说。阿尔弗跟着她穿过一排自动柜员机，向下进入一条宽阔的走廊。这是一间很有历史的银行——它也许还拥有那种装满了保管箱的老式保险库。

“在这儿，”阿尔弗说。她一直在找一条巨大的圆形通道，但实际上却是一道沉重而狭窄的门。

他们在入口处等了一下，看看是否有其他人跟上来。两名银行员工出现了，那对老夫妇跟在他们后面十几步远的地方。又过了一小会儿，那个女负责人也跟了上来。

“这门锁不上了，”阿尔弗指着那道门的边缘说道。插销已经被焊在原先的位置上了。他们尽可能地把门关好。虽然没有锁，但留在这个狭小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钢铁房间里给了莱拉一种安全感。她和阿尔弗背靠墙坐在地板上。其他人也都坐了下来。

他们竖起耳朵聆听着，等待着。

“安雅，难道我们不应该逃跑吗？”那个有枪的员工——一个肌肉发达

的30多岁男人——询问那个女负责人。“我们没法在它们面前躲藏起来。”

“它们不可能追捕建筑里的每一个人。”莱拉回答道。“它们需要尽可能快地杀死尽可能多的人，所以它们只会去追街上的人群。”如果真有一只海星想来干掉他们，莱拉并不怀疑它是否能做到。她曾见过它们挤过远比这间银行的双开门更狭窄的缝隙。

“但如果它们来了，它们就不会再走了。等到它们彻底占领城市之后，根本就不用急着来收拾我们。”

莱拉根本没想过几个小时以后的事。“等它们离开这个区域，我想我们可以逃出城市。”

“逃到哪儿去？”那个老人问道，听得出他正在极力控制声音之中的恐惧。

银行大堂之中传来撞击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张摆着交易货物的桌子被翻倒了。

“嘘，”阿尔弗嘶声说道。

他们全都看着门。它知道他们在哪里。用不了几秒钟，这扇门就会被大力地推开，它会杀死他们所有人。莱拉俯下身子，将双腿抱在胸前。她用余光瞥到阿尔弗的喉结在不停地耸动。

外面爆发出模糊的叫喊声。那些声音听起来既惊讶、又警惕，还有几分愤怒。但没有恐惧。那听起来不像是正在被杀死的人们发出的喊声。

“发生什么事了？”安雅低声问道。

“也许只是有另外一些人想要躲在这里。”阿尔弗站起来，把门打开了一点。“这边。”他喊道。

“谁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脚步声沿着走廊逐渐靠近。阿尔弗向后退去，门从外面被推开了，露出一个身材矮胖的五六十岁女人。“安雅？卡尔？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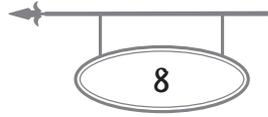
“海星来了。”安雅说。

站在门口的女人摇了摇头。“是假警报。最后发现是海豚游到河里来了，有人以为那是海星。”

莱拉放声大笑起来。海豚？整个踩踏事件就是因为有些近视的傻瓜看到了海豚？

“但是抢劫者却是真实存在的。我进来的时候刚好撞到他们——他们带着大量的自动步枪跑掉了。”

莱拉感到难以置信的愚蠢，但比起几分钟之前她的感觉来说，愚蠢也要比那好多了。



奥利弗·博文

2029年7月12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奥利弗注视着她，注视着她黑色的眼睛，她下颌的完美弧度。他似乎永远都不会对此感到厌倦。她是他的妻子——这个事实似乎永远都会让他感到惊奇。

瓦妮莎意识到他在注视着她，于是瞥了他一眼。“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看看你。”

她微笑起来，双颊上各露出一个酒窝。“别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古怪，好像我脸上长了什么东西似的。”

奥利弗转过身，看着窗外一座座向后退去的建筑。当他们穿过中情局院落的大门时，瓦妮莎说，“我们做到了。”

奥利弗试着思考他们做到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

她把车停在他那幢楼门前的路边，“我们整个早上都没提起战争的事。”她举起一只手，奥利弗跟她击了一下掌。

“没错。我把那事儿全忘了。”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达成了这个协定，不过到了早上，他就把这事情忘了，许许多多的思绪和忧虑掩盖了它。

“要是那样的话，算你走运。”

“惩罚是什么来着，再说一遍？”奥利弗问。

“假唱一首我选的歌曲。穿着我的内衣。”

“对、对、对。”奥利弗大笑起来。他倾斜身体与她吻别。

“暂时不想那件事感觉挺不错。几乎就跟在它出现之前度假的感觉差不多。”

“对。我们应该每天早上都这么干。”他们必须想办法让如今的生活与正常的生活有些最起码的相近之处。

“你今天晚上得自己吃饭。”当他打开车门时，瓦妮莎说道。

“哦？”

瓦妮莎避开他的眼神，反而看向他身后的远处。“保罗和我准备下班之后一起吃晚餐。”

他感到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急速分泌。“你们为什么不能中午一起吃饭？”

“因为那样的话时间就太赶了。”她的声音里又出现了熟悉的防备语气。“我又不怎么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出去。”

奥利弗抓住车门，拼命地想要说些能够让她改变主意的话，但是什么都没有想出来。“你在夜间出去并不会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准备和保罗一起出去。如果他仅仅是你的朋友，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起去？”保罗是个英俊有魅力、肌肉发达的人，正是最适合站在瓦妮莎身边的那种男人。

瓦妮莎向后靠回椅背，闭上眼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我们能否不要在此时做这种争论呢？你为什么不能信任我？我的所作所为难道给予了你任何可以这样做的原因吗？”

“没有。”他的声音十分低沉，语气也充满了挫败感。“我只是——”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能够说的话早就已经说过一百次了。

“等你回家再见。”奥利弗转过身走向楼门，瓦妮莎则把车开走了。

瓦妮莎与保罗的朋友关系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一个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奥利弗想要去信任她，而且他也确实信任她与其他的男性朋友之间的

关系，但是瓦妮莎和保罗却共享着某种她并没有和奥利弗共享的亲近感。这些天来他有些惧怕她最终会意识到她一直都在和错的人在一起，而他将失去她。他不认为自己没有了她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她激发了他最好的一面，给他带来了凭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的勇气。

那个卢伊滕的位置与他昨天离开时相比分毫未动，仍然平躺在牢房的正中央，看起来与一只沙滩上的海星别无二致。

“早上好。”卢伊滕的体侧，一条附肢下面有5块擦伤的地方正在发炎。奥利弗眯起眼睛，试图更清晰地看到那些伤口。

它们呈现出几乎完美的圆形，就像是烧伤。奥利弗转过身，挥手打开房间里的通信器，与阿里尔连上了线。

“你知道这个卢伊滕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我们昨天晚上对它执行了强化审讯流程。”

这个答案让奥利弗吃了一惊。早先他就已经怀疑是这样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阿里尔那种就事论事的口吻。

“好吧。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阿里尔说。“它显然十分痛苦，但是它没有与任何人交流。我们把周凯安排在旁边的房间里，以防它只会与他交谈，但是它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很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对一个卢伊滕用刑。奥利弗返回牢笼旁边。“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它身体上的这个部位？”

“尸体解剖表明这个部位有着大量的神经末梢。”

奥利弗点了点头，试图表现出阿里尔那种理所当然的样子，但是对这个生物用刑的想法还是让他感到一阵恶心。

“嗨。”周凯正在房间门口兜着圈子。

“进来吧。你感觉怎么样？”

周凯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看起来十分不舒适。奥利弗试着想出一些

充满活力的话来安慰这孩子，大人对孩子们只要那么一说，孩子们就会笑起来，让他们知道你和他们没有太多不同。然而他的脑子里依旧是一片空白。

他又返回牢笼边，继续注视着那个卢伊滕。严刑拷问显然无效，对此他并不惊讶。这些杂种们都很顽强。鉴于它们天生具有传心术的能力，奥利弗推测它被与同类相隔绝而无法交流对于它来讲倒是比受到电击更痛苦些。也许它从它窃听到的人类思维之中获取了一些安慰，就像安非他明上瘾者从一杯咖啡之中得到的那种微薄的安慰一样。

“周凯，当你和五号在交流的时候，你感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像不像是很高兴和你谈话呢？”

周凯咬住他的下唇。“我想是的。他告诉我说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你们有什么共同点？”

周凯揉了揉脸，思索着。“我不太记得他确切的用词了，但是应该是关于我们两个都很害怕，很孤单。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

“你之前没提到过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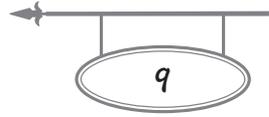
周凯低头看着地面。“我忘记了，你刚才问到我才想起来。对不起。”

“不，没问题。谢谢你记起来了。”

“不客气。”

如果说孤单对于它来说是不愉快的，那么如果它被完全地孤立起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这个卢伊滕与周凯交谈并不单纯是为了得到食物，而是为了有人陪伴，那也就意味着它可以通过与人类接触满足它在社交方面的某些需要。

“我想我大概知道某种真正能够折磨它的方法了。”奥利弗说。



莱拉·伊斯特林

2029年7月16日，佐治亚州，萨凡纳。

莱拉正在后院里摆弄太阳能电板阵列，她希望能用这东西来给他们的房子供电。这时候，紧急警报响了起来。

这是一种充满了悲哀气息的声音，就像在冷雨夜被放在室外过夜的一条大狗正在发出哀鸣。她的恐惧感又提升了一挡，到达了一个她之前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挡位。现在已经没有应急演练了；如果警报响了，那就表示卢伊滕来了。

她冲到房子里面，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她在屋里见到了她父亲，他手里拿着他们两人的应急疏散包裹。

“我们要到哪儿去？”莱拉问。

她父亲把她的包递给她。“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亚特兰大离萨凡纳有数百英里，中间的区域全都被海星控制了。还不如说去火星可能更靠谱些。

她爸爸朝着房子的前门走去。“它们来了，莱拉。萨凡纳即将陷落。亚特兰大是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安全区。”

不可能是这样。“这里和那里之间再没有别的地方了？”

“对。除了大城市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我们走吧。”

“我能不能——”她本想问问她是否可以抓紧带上些其他东西，因为他们将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但他脸上的表情把她的话堵了回去。他充满了恐惧，露出了疯狂的眼神。

她爬上他们的丰田车，她的膝盖一直在颤抖，而她父亲把挡位调到紧急挡，关闭了调速器。他们迅速出发了。

16号州际公路上已经拥挤不堪了，包括从自行车到军用陆地巡洋舰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挤在六条车道上缓慢地向前行驶。他们上路已有四五个小时，但只走了大约50英里。

“按照这个速度得好几天才能到那儿了。”莱拉从车窗向外看到了一家4口人坐在一辆摩托车上，每个人背上都有一个装得很满的大包，就连孩子也不例外。“这里离亚特兰大还有多远？”

在正前方，一个卢伊滕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莱拉尖叫起来，尖锐的声音从她的胸膛之中爆发。那个卢伊滕穿过公路边上的长草，在路肩上停下脚步，用热射线枪那蓝绿色、蘑菇形状的枪头指着离它最近的一辆汽车。

尽管车窗还关着，莱拉还是听到了那辆车被烤焦时人们痛苦的叫声，汽车的外壳开始翘曲、冒泡，黑烟从缝隙中狂涌进来。空气中充斥着被烧焦的橡胶和钢铁的臭气。

那个卢伊滕掉转枪口，指向下一辆汽车，然后是再下一辆。莱拉像是被麻痹了一样，甚至无法呼吸，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些车被烧化。

“快跑”爸爸吼道。

他的声音似乎打破了魔咒。莱拉从副驾驶座上打开门冲了出去，下意识地朝着公路的另一边跑去，其他所有人也都在往那个方向跑。

“这边”爸爸喊道。

莱拉停了下来，换了一个方向，跟着爸爸跑向最近的树林。他们并没有跑向远离那个卢伊滕的方向，反而是更靠近它了。她浑身发抖地等待着那个卢伊滕将枪口转向他们，但它只是继续攻击车辆，同时也没有放过大多数正在逃跑的人。那些不幸处于枪口所对方向的人们几秒钟之内就变得浑身焦黑，他们的衣物并没有着火，而是在高温之下直接分解了。他们倒在地上，蜷缩着、扭动着，最后一动不动了。

冲入树林之后，莱拉立即就被厚重的灌木丛所阻挡。她趴了下来并且向前爬行，将恼人的藤蔓和枝桠全都压在身下。

从她左边几十英尺的地方传来了树枝折断和树叶被踩踏的声音，第二个卢伊滕正朝着公路方向前进。莱拉一动也不敢动，头藏得低低的。它知道她在那里——她知道它知道——但是躲藏的冲动是无法抵御的。她等待着，祈祷着，希望它不要停下来并且转向她这个可怜的藏身之处。

它冲出树林，朝着杂乱的尖叫声和烧焦尸体的臭味的源头去了。

莱拉的父亲叫着她的名字，他的语调低沉而急切。她答应了一声，朝着他那边爬过去，直到扑到他的怀抱里，他的胡子蹭着她的脸颊。

她跟着他穿过了树林，最终到达了一个住宅区的后部草坪上。杂草已经长得齐腰深了，整个住宅区也早已被废弃。这里处于卢伊滕控制区，至少有一年以上没人住了。

他们绕了个圈，冲向其中一幢住宅的侧窗。爸爸抓起一块从装饰矮墙上掉落下来的石板，用它打破了窗子玻璃。

莱拉仍然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尖叫声。

她父亲从窗子钻进屋里，然后转身伸出手来帮助莱拉进去。

“找找车子的启动密码，”爸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人们总是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找找抽屉里、厨房和厕所的柜子里还有各处的笔记本。”他走向厨房。

莱拉想要找到一张沉重的毛毯，然后钻到底下去把身子蜷缩成一个球，

试着把脑子里人们死去的情景换成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行。但她还是走上楼去寻找密码。她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将一些女式的袜子和内裤丢在地上，又把浴室柜子里的服装和珠宝都掏了出来。

10分钟之后，他们放弃了，准备到另一幢住宅里去试试。出门后，莱拉看到街对面有一扇门半开着。

“爸。”她指着那扇门。

“这倒是给我们省事了。”爸爸说。他们走向街对面。

当他推开门的时候，莱拉就站在他身后。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厚重的织物，看起来像是颜色鲜艳的塑料布之类的。较重的半刚性纤维将整个空间分隔开来，成为相互之间呈45度角的若干个独立空间。这一幕显得既奇诡、又美丽，同时也极为令人恐惧，所有的这些感觉都交织在一起。这里是什么地方也是毫无疑问的了。

她爸爸急匆匆地向后退了两步，远离门口。他脸色苍白，嘴角抽动着。

“如果它在那里，它现在就已经抓到我们了。”莱拉低声说道，尽管她知道现在还要低声说话有多么愚蠢。如果你和卢伊滕的距离已经近到它能听到你的声音，那它毫无疑问早就知道你的存在了。就算说话的声音再低也救不了你。

他们走向住宅区的另一端继续搜寻，与此同时，莱拉则继续思索着她刚刚得知的这个情报。海星们是住在房子里的。如果海星最终赢得了战争，它们就会占据所有的郊区和城市，就仿佛这些都是它们建造的、它们一直都居住在这里一样。

“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住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以为它们会住在它们挖出来的那些地道里面。”

爸爸点了点头。“我以前也是这么想。我很确定上面的那些人知道它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惊奇而又哀伤地摇了摇头。“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马上就能知道。现在除了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莱拉的注意力被两幢住宅之间的一堆零件所吸引。这其中有些是发动机的零件，而最大的那几块——靠在其中一幢住宅的墙边上——看起来像是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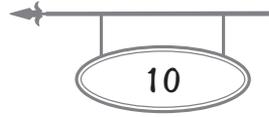
莱拉突然停了下来。“等一下。”她大步走了过去。

那是一台太阳能超轻型飞行器——比成人玩具式的模型飞机大不了多少，但它有两个座位。

“如果我们能把它组装起来，我们就能驾驶它飞到亚特兰大。”

她父亲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这堆零件。

“我能做到，”莱拉说，“我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奥利弗·博文

2029年7月16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当电梯开始下降时，奥利弗感到他的腹部一阵刺痛，就好像他乘坐着一辆过山车，刚刚到达了顶点并且开始下降的那种感觉。这刺痛无休无止。很难相信他现在正要乘坐电梯到地下8英里深的地方去。所有那些石头、土都向他压过来。奥利弗并不会对幽闭产生特别的恐惧，但那依然令人感到沮丧。

电梯的门打开了，门外是一间会议室，一张细长的黑色桌子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墙上除了伍德总统和世界联盟总理阿巴尼·昌达尔的画像之外并无其他装饰。

这间地下室的其余部分是按照一间公寓来设置的，具有相应的功能，足以让人在其中舒适地居住，但是远远谈不上豪华。它原本用来容纳一个战略研究小组居住，这些人知道的有些事情就连伍德和昌达尔都不知道，他们会与同样居住在这类地下堡垒的战略研究小组通过封印的纸质文件材料互相交流，以此来最大限度地避免机密被卢伊滕侦察得知。现在，五号被关在了这里，它的牢房占据了起居室的一半空间。

卢伊滕的牢笼面前有一张沙发，奥利弗坐在上面，翘起了二郎腿。在

此之前，他已经等待了整整5天，希望如此程度的孤独或许足以让对方开始交流。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你也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除非你对我说话，否则我会把你一直关在这下面。如果你说话了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把你关在这个地方了，你会被转移到中情局的大院里。”他抬头看了看低矮的天花板。“我个人倒是更喜欢在那边。”

他等待着。他并不很确定如果五号对他说话的话，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周凯说那种感觉一开始是不太舒服的。

当奥利弗确定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他便走向了厨房。他在门口处停了下来。“你想喝点什么？茶怎么样？”他等了半秒钟，然后微笑起来。“我可是很有技巧的，不是吗？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的话，你就必须得说话。这种小把戏骗不了你是吗？”

他其实并不真正喜欢喝茶，不过他还是泡了一杯，拿着茶杯回到了沙发那里并且坐下。喝一点热的会使得这个地方、以及这位“伙伴”感觉起来不那么诡异。正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

他在这下面是孤单一人，另外还有一个随时都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家伙。要是出了什么岔子，没有人能及时赶来帮助他。

能出什么岔子？

茶杯从他手里掉了出来，滚烫的茶水落在他的大腿上。奥利弗跳了起来，猛地拉开裤子上的纽扣，再把裤子给拉了下去。他咬牙忍痛跳到厨房里，打开水龙头，往大腿上泼着冷水。

它对他说话了。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种感觉绝不会有错，周凯曾经很精确地将其描述为“一种刺耳的声音”。

奥利弗在冰箱里找到了一个冰袋。他把鞋子和湿透了的裤子都脱了下来，再把冰袋贴在皮肤红得最厉害的右大腿内侧。随后，他只穿着一条三角裤回到起居室里，坐在了沙发上没有被弄湿的那一边。“不好意思，我

搞得一塌糊涂了。能不能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说起？不会出什么岔子的，当然不会。我们只是简单聊聊。”

五号没有回答。奥利弗等待着，充满期待地注视着它，不过他不太清楚他应该盯着它7只眼睛之中的哪一只。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再次尝试着说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回答。

“你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对你有什么害处？”

什么害处都没有。我告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奥利弗强压下塞住耳朵、冲向电梯并且尽可能远离这个卢伊滕的冲动。他只是耸了耸肩。“如果我们只谈对你有好处的事，那就不能算是什么意义重大的谈话了不是吗？”

你凭什么得出我想要与你谈话的印象？

“你刚才对我说话了。”

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如果我们不说的话，那将会非常无聊。”

我不会无聊。

“但你会感到孤独。”

它利用附肢将身体从地板上抬升起来。而你会确保让我感到孤独，对吗？

“只要你愿意和我交流的话，我就不必采用那些手段。”

奥利弗耐心地等待着，但是五号没有回答。

“很抱歉让你感到不适。”

五号只是注视着他。

奥利弗起身走到那张将他们分隔开来的网前面。“你是否想要吃些东西？我可以派人送些食物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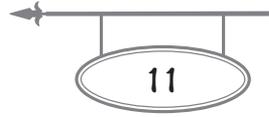
没有回答。奥利弗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吐气出声。目前一定有几百

个人正在关注这里的实况直播。他转过身去，面对着通信器——安装在墙上的一个银色磁碟，只有普通磁碟的四分之一那么大——重述了卢伊滕对他说过的所有的话。随后，他再次转身面对着五号。

“我们不需要谈论过于敏感的话题。谈话主题由你选择。”奥利弗双手摊开，“你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仍旧没有回答。

当然，这个卢伊滕已经知道了这些都是标准的中情局审问程序的一部分。首先随便谈些什么东西，从中掌握有作用的情报。最后彻底把对方策反。问题在于，人类真的有可能策反一个卢伊滕吗？



奥利弗·博文

2029年7月17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6个小时之后，伍德总统发来一条短信，鼓励奥利弗继续努力，请求他找到一个突破的办法。他能够想得出来上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些人认为此时应该收回奥利弗，让那个卢伊滕再自己待上几天。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派出之前尝试过与卢伊滕交流、并且失败了专家组中的一员来代替他。而最为少数派的一些人则认为奥利弗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否则他早就自己上去了。

奥利弗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他应当赞同这些论点之中的哪一个。他不想轻易放弃，但他同时也极为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幽闭地堡，想要再次仰望天空。地堡里有充足的模拟外界场景的虚拟现实系统，但就算虚拟现实技术做得再接近真实，它们也无法让奥利弗忘记自己身处的真正位置。

他想着，不知道周凯会怎么样，因为现在可以确定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可以与五号交流的人。他们会继续把他收留在中情局里，以备他可能会有别的用处吗？他们会不会替他找一个能接纳他的家庭？他们应该不会简单地把他抛回街头。奥利弗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如果事情演变成那样，

他会自己收留周凯。

奥利弗到厨房里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又回到起居室。或者也许他该把这个房间称作审问室？虽然现在其实也不能算是在审问。

使他想要返回地面的不仅仅是幽闭恐惧。奥利弗想要回到家中，和瓦妮莎在一起。他很担心瓦妮莎会趁着他不在家的机会与保罗待在一起。

待在一起。多么可悲的委婉说法。真相是，他害怕瓦妮莎会利用这个机会跟保罗上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吗？他担心她有婚外情。

五号的眼睛之中有几只一直在盯着来回走动的奥利弗。他得把心思从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拉回来，集中于手头上这个重要得多的大问题。他被委以承担一个能够有助于拯救整个人类的重要任务，而他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怀疑妻子的不忠，这究竟有多么愚蠢、多么自恋啊？他必须要保持专注，想出一个从这个卢伊滕嘴里撬出有用信息的办法。

“这个星系之中有如此之多的行星，你们为什么选中了地球呢？”他问那个卢伊滕。“你的种族是否只是渴望挑战呢？”

你是对的。你妻子有婚外情。

奥利弗极为震惊，只差一点点就叫了出来。“你说什么？”

她送你上班的时候，我和她的距离足够近，所以我能够听到她的思想。她和保罗上过床了。

“你不可能——”他本来准备说“你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想了一下又收回此言。它完全可能知道，“你在说谎。”

就在地开车离开的时候，她正在想着怎么把保罗的阴茎含到嘴里，然后他们开车到——

“闭嘴。”奥利弗能够想象得出来她是怎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保罗，当他们到达他家的时候她准备对他做些什么的情景。

通信线路上传来了一条语音信息，直接在他的人耳式耳机之中播放出来，尽管以这个房间目前的情况而言或许使用广播形式也没什么关系，这条消息本来也保不了密。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是阿里尔，“你的心率达到了每分钟 120 次。它能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吗？”

“不，”奥利弗回答道，“我很好。我只是在做调整——周凯也说过了，它说话时脑子里那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他不想在天知道有多少特工们的面前宣扬自己家里的丑事，也不想正在正要取得进展的关键时刻被拉回到上面去。

回答一下你说出来的那个问题。我们从未想过这颗行星有可能有生命在居住。当我们到达时已经太晚了。我们要么在地球上站住脚跟，要么就全体灭亡。

“如果你们提出请求的话，我们会给你们安排避难的场所。”他用一只手擦了一下汗水淋漓的脸颊，但仍然无法把瓦妮莎在车里给保罗口交的画面从脑子里抹去。

不，你们不会。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如果你们真的对我们毫不在意，你们又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躲在各种天体的背后慢慢接近我们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在月球背面停了下来。你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发现你们正在接近。”

提及卢伊滕的母舰给他带来了一种孩子气的满足感。人类真正的战术胜利之一就是派出了一支带有武器的空间飞行器混编舰队，在月球的天空上击毁了它们的母舰。

我说“当我们到达时已经太晚了”，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到达了你们的这个恒星系。我们的旅程开始一段时间之后，当然是在离你们

的恒星系还很远的地方，我们就通过你们的 SETI^① 无线电信号获知了你们的存在。在得知你们存在之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顺便说一句，SETI 传输过来的一些音乐作品相当有趣。我们非常喜欢巴赫。

阿里尔的声音透过通信线路侵入过来。“赶紧问我们准备好的问题，不然等会儿它又不说话了。”

“老天啊，你一说话它就知道你说什么了。”奥利弗夸张地朝着墙上的扩音器打了个手势。“你就通过这该死的喇叭说话就行了。”

我不会因此觉得受到了冒犯，五号说。当然，不言自明的是，我不准备回答那些问题之中的任何一个。

“对，我也没以为你会回答。”他朝通信器瞥了一眼。“那就是我没问的原因。”

然而，那些问题并不是你们如此急切地想要与我交流的真正原因。

奥利弗僵住了，他的头缓缓地偏向一侧。“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必要大声说出来。我没有耳朵，也没有任何可以感知声音的器官或是方法。

“这可以帮助我理清思绪。”奥利弗不准备让这东西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一个好的审问者总是会掌控住形势。“你说他们想让我和你取得联系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

阿里尔通过通信器插了进来。“奥利弗，它在说什么？给我们报告一下进展。”

奥利弗无视了她，只是等待着，注视着那个卢伊滕挥舞着纤毛将自己的身体打理了一番。

那不是很明显吗？

① 即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地外文明搜索计划。——译注

“对我来说不是。”

“奥利弗？发生什么了？”阿里尔问。

他们想要讨论一下投降的条件。

也许他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但是这些词语的重量、五号说出它们时所表现出的笃定都让奥利弗深为震惊。他转过身们面对着通信器。

“它说我来这儿是为了和它讨论投降的条件。”

长长的沉默，随后是一句“等一下”。

投降？他感到头晕目眩，试着理解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人类会放下武器，接受卢伊滕控制一切，甚至包括它们目前还未曾占据的地区吗？作为交换，不会再有更多的人类被杀死。但是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

“伍德总统准备下去。”阿里尔说。

合众国的总统。

准备下来和他谈话。

如果是在与此不同的情况下，他会因此而兴奋莫名的。

奥利弗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仪容，确保不会失礼。

投降。

事情是怎么败坏到这种地步的？

最初卢伊滕是包裹在保护性的像是巨大多口袋一样的东西里，像风车一样旋转着从天空上降落到地面的，这种运输方式显然与地球上的方式相距甚远，人们都被吓坏了。但它们每次只空投3个卢伊滕为一组，而且都会进入无人居住的荒野，除了躲藏之外，它们一开始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

奥利弗将梳子放回水槽，返回起居室。

当它们最开始发动攻击时，目标都比较渺小且不重要，战术目标更像是破坏而非占领。它们会攻击铁路线、风力发电厂、孤立无援的居民区，然后就消失在树林里，或是借由某种像是可以在水下呼吸的胚胎状工具从

水下逃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一工具竟然是它们的星际母舰的缩微版。人们感到非常恐怖，但这一阶段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可怕的骚扰而非入侵。

等到卢伊滕能够随意读取人类思想的消息得到确认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地恐慌起来。

卢伊滕的攻击强度稳步上升。人造卫星、武器系统、核电厂，它们攻击住在乡下的居民，迫使他们逃往城市中心，从而夺取了越来越广阔的地盘。

整个攻击行动得到了完美的策划和执行。

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亮了起来，意味着有客人来访。

伍德总统身材矮胖敦实，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嘴角向下弯曲，看起来似乎总是在冷笑。两名特勤局特工把守在电梯入口附近，伍德则穿过房间，与奥利弗握手。

“你干得很不错。”伍德说，“虽然有很多人失败了，但你取得了成功。”他抬起一只手。“别误会，我不是为此感到吃惊。我看过你的简历。你的智商比我高40分，可我也没有看起来那么愚蠢呢。你在技术方面的工作在纽约大学十分有影响力，不是吗？”他摇摇头，“你真是太出色了。”

“谢谢您，先生。”奥利弗朝小厨房打了个手势。“您想来点什么吗？”

“别，不用了。”伍德漫步走到五号的牢笼前，注视着这个生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来一次3人谈话呢？”伍德等了半秒钟，然后转向奥利弗。“它回答了吗？”

“没有。”

伍德再次转向五号。“它说话对它会有什么害处吗？”他扬起眉毛看着奥利弗。

奥利弗摇了摇头。“早些时候它还问我，它和我们说话对它有什么好处。”

伍德露出惊奇的表情，“态度很嚣张嘛。”

“我知道。”

伍德又注视了五号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转过身。“我听说它告诉你，我们想要讨论投降的事宜。”

奥利弗点点头。“那是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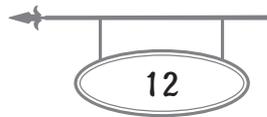
伍德张开嘴想要回答，又停了下来，然后再次开口道，“那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他揉了揉自己的上嘴唇。“我们这么说吧：如果你能让我们的朋友开始讨论它们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投降，以及投降的具体条件，我们会感兴趣知道它说了些什么的。”

奥利弗慢慢地点了点头，暗自咀嚼着这句话。

“那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计划在进行。可能有。”

“但是你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了，那它们也就知道了。”伍德用大拇指朝五号的方向指了指。“那样的话就没有其他的计划了。”



莱拉·伊斯特林

2029年7月17日，佐治亚州，萨凡纳。

当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下方看到屋顶时，莱拉开始重新考虑这个计划。她注视着她父亲，一滴汗珠从他的鼻尖上落下来，他的手指紧紧地握着操纵杆。这架飞机具有自动稳定系统，但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的人来说，就这么直接起飞前进也并不十分安全。

一阵微风吹过，飞机开始摇动起来，机翼上的稳定器呼呼地转动着，试图补偿不稳的迹象。他们现在已经飞得比最高的松树还要高了，莱拉可以在自己的右方看到那条公路，就像一条浅色的长带子，在远方逐渐变窄。

“你做得很好！”莱拉说，由于风很大，她不得不大声叫喊。

爸爸只是点了点头，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眼前的任务。他不断地爬升、爬升；莱拉最初的想法是飞过树梢之后就尽可能低飞。

“你准备飞到多高？”她问。

“得比卢伊滕的武器射程还要高才行。既然我们已经飞了起来，躲藏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任何一个在地面上的卢伊滕都可以拿着热射线枪或是闪电枪把我们打下来，我们不会飞得太远的。”

莱拉没想到过这个问题。飞到空中——把所有待在地面上的卢伊滕都

甩掉——这让她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他们路径上的每一个卢伊滕都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我们能飞到多高？”她问。

“不知道。能正常呼吸的最高高度是多少？”

莱拉想到了登山者。她知道在最高的一些山峰的顶端，登山者几乎无法呼吸。但那具体是多高呢？她想念她的个人网络；从前，每当老师们要求她记住某些例如山峰的高度之类的数字时，她只会翻翻白眼无视他们。

“呃，不太清楚，可能是 12000 到 13000 英尺？”

爸爸点点头。“我想如果我们飞得太高的话，我们会知道的。”

当高度表示数为 13000 英尺的时候，他们的呼吸仍然没有太大的问题。莱拉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深呼吸也不能赶走这种感觉。更糟的是高空实在太冷了。莱拉只穿着一件轻薄的短袖套头衫，她开始发抖了。装着他们的保暖衣物的紧急疏散包还在他们那辆被烧掉的汽车里。

下方的地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张黑色和白色的城镇、棕色的田野和绿色的森林组成的拼缀图。

“我们该怎么找到亚特兰大？”莱拉问。这架超轻型飞机拥有内建的 GPS 导航系统，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造卫星都被毁了，它也就没用了。

“我现在就是在往正西方向开。”

亚特兰大是在他们的正西吗？反正肯定是在西边。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离城市较近的地方，无论如何他们都肯定会看到城市中心区的摩天大楼的。

爸爸瞥了她一眼。“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能把这东西给装起来。要是我动手的话怕是得花一个星期时间。”

“你不是叫我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嘛。”

“那倒是。不过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莱拉注视着空速表。他们目前的前进速度也就是每小时 60 英里多一点，也就是说到亚特兰大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她转过头，望着后边的萨凡纳。

烟雾从不下 1000 个地点升起。有些较高大的建筑可以看得出是在燃烧之中，火焰舔舐着天空。河里有一艘货柜船正在下沉。

“妈的。”

这句话一下子将莱拉惊醒了，她的心脏狂跳着。她看了看四周，立即就发现了使得她父亲大叫出声的原因：有 7 个到 8 个卢伊滕正在空中向他们飞来。

它们乘坐的是人类的鹞式战斗机，巨大的身体放置于飞机下方的吊篮里。爸爸正在驾机急速下降，角度之大甚至使得莱拉的肚子里产生了一种颤动的感觉。

很难判断那些卢伊滕是否正在降低高度拦截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莱拉和她父亲就死定了。

“妈的，妈的，妈的。”她父亲不停地念叨着，显然还处于震惊之中。莱拉紧紧盯着仪表盘，她不敢去看那些卢伊滕。下方的地面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同颜色的农场组成的棋盘，其中又有道路和偶尔出现的建筑破坏了规整的形状。

莱拉冒险抬头看了一眼：卢伊滕们的飞机更加接近了。它们以卢伊滕惯常的圆形编队飞行，并且已经包围了他们。

“它们来追我们了！”莱拉尖叫道。

“我准备迫降了，”爸爸的下巴已经压到了他的脖子，他的嘴巴咧得很大，整张脸犹如恶鬼。“找到——”

突然间，莱拉的全身变得火烫。她痛苦地尖叫起来，灼热感最强烈的地方是她的手指，她戴着的戒指仿佛在烧灼她的皮肤。

爸爸也在尖叫着，他握着操纵杆的手指嘶嘶作响。“我们的引擎失灵了。”他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然而飞机已经开始失速，他的手指也正在被烧焦。

随着卢伊滕越来越接近他们，热量已经让他们难以忍受了。莱拉扫视着仪表盘，狂乱地搜寻救生衣的指示器。她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代表紧急情况

况的图标。理所当然地，所有的飞行器都应当有救生衣，不管它们有多小。

然后，她看到了它，是在下面，就在她爸爸的右脚旁边：一个方形的黄色标志，上面有一个折叠环。她努力地阅读上面那用红色圈出的简要指示：拉出拉环，顺时针旋转。

“等我们接近地面的时候再用。”爸爸说，“越近越好。”

“我知道！”莱拉尖叫道，她正尝试着集中精神。她的鞋子正在灼伤她的脚。她把它们踢掉了。

突然间，热量消失了。

莱拉快活地叫出声来。她回头向上方望去，瞥到卢伊滕正在撤离。

除了风的呼啸声之外，一切都非常寂静。他们离地面已经很近了，而且还在很快地继续接近。松树就在他们底下向旁边倒下去。莱拉意识到他们坠落的速度比看起来还要快得多。

她全身的皮肤都因疼痛而跳动着。他们肯定是刚好处于热射线枪射程的边缘。除了戴着戒指的手指和脚之外，她感觉就像刚刚经历了一次非常糟糕的晒伤。

他们躲开了树林；爸爸试着让飞机倾斜飞行，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落到一片玉米地里。莱拉从来都不知道佐治亚州还能种玉米。由于某些原因，这个念头使得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她试图憋住笑声，但结果只是让她笑得更厉害了。他们正在坠落，马上就要撞到地面了，而她却无法停止大笑。

飞机一直在倾斜飞行，左边的机翼比右边的更低。当左翼离地上的玉米大概还有十几英尺的时候，莱拉扭动拉环，激活了救生衣。

在一个瞬间，她看到他们的超轻型飞机四分五裂，随后救生衣就开始在她四周膨胀、充气，推动着她，使得她平躺下来，并将她的手臂固定在身体的两侧。她在空中旋转着，头下脚上，她只能从被救生衣固定住的极为有限的视野中看到蓝色的天空，然后是树木，然后是绿得惊人的玉米田，然后又是蓝色的天空。

与地面的撞击比莱拉预期的更糟。她一次次地撞在地面上又弹起，那感觉就像被一根铁棍反复击打。然后她开始翻转、滚动，她的动量将她带出的距离远超过她此前预想的最大可能。

最终，她停止了翻滚，一动不动地平躺着。她瞪视着天空以及天上飘过的云彩。

在高处，一个单独的卢伊滕飞了过去。尽管它飞行的高度很高，但当然也不会有8英里那么高，所以就在此时此刻，它正在读取她的一切心思，也许还在思索着是不是有必要降落下来把他们干掉。

它继续飞走了，或许是因为他们只是没有武器的平民，还躺在地面上的一堆残骸里。

“莱拉？”

她不知道该怎么放出救生衣里的气体。早先她在新闻中看到这东西的时候，穿着救生衣的人们总是被关切的医护人员所包围，而且那些医护人员懂得怎么给救生衣放气。

莱拉用手指摸索着，那也是她的身体唯一能够自由移动的部位。她摸到了一个球状的凸起物。在用力按压了三四次之后，突然间，救生衣发出嘶嘶声，变成了她身边的一个塑料袋。她将其推开，勉力爬起并且跪在地上。

爸爸正在朝她走来，一只脚瘸得很厉害，脸颊上有一块紫色的淤伤。“天啊，”他说，“天啊，莱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掌上遍布着深红色的烧伤痕迹，“天啊。”

“你知道我们离亚特兰大有多远吗？”莱拉问。

爸爸点点头。“那些卢伊滕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它了。到郊区大概还有10英里到15英里远吧。”他指着右边，“州际公路在那个方向。也许我们可以搭上别的难民的车子。”

莱拉挣扎着站了起来。她以为自己会感到某个肢体的骨头上传来的剧痛，但除了烧伤的皮肤、许多地方的酸痛、少数几块撞伤和淤伤之外，她没事。

奥利弗·博文

2030年3月11日（8个月以后），复活节岛。

当他们踏上通向潜艇之外的斜坡时，奥利弗感到略带咸味的清新海风令他心旷神怡。他们在潜艇上只待了4天，但他感觉似乎有一个月那么长。最初，奥利弗所能看到的一切不过是码头下面的岩石。待到他爬上一道斜坡，登上足够的高度之后，他看到了一道开阔的岩石山坡上，分散地生长着几棵棕榈树。几匹马儿在一排大约十几个巨大雕像的阴影中悠然地吃草。奥利弗认出了那长形的头颅，那尖锐的、棱角分明的面容，那突出的眉骨和那不可理解的表情。

“复活节岛，拉帕努伊^①。”他一直都想要到这个地方来旅行，但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合适的时机。

奥利弗看到他左边远处，靠近沙滩的地方有一群穿着干净利落制服的官员在一个通往地下的楼梯口消失不见了。据他所知，拉帕努伊岛上并没有军事基地。它一定是在入侵发生以后才开始建造的。在离水更远的地方，一台大型的叉车举起了五号以及他的整个牢笼。叉车将五号放在水中

^① 当地土著人对复活节岛的称呼。——译注

一个浮起的平台上，后者缓缓沉入地面，直到五号的身影彻底消失。

“博文博士吗？请往这边走。”一个女人碰了碰他的肘部并且说道。她理着灰色的平头，身穿黑色西服套装，腰间带着手枪，显然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她引着他走向通往这座岛屿地下世界的那道楼梯。

奥利弗跟着那位特工走下楼梯。这个在他面前展开的行动，其规模和范围让他感到惊奇。他下行到了一个极大的开阔空间之中。整个犹如洞穴般的巨大空间被分成数十个较小的空间，其间用于分隔的材料是透明的，由此给这里带来了精巧而又令人紧张的失重感。他可以看到数百名人类正在忙碌地来回行走，看起来就像是飘浮在空气之中一样。

“这是什么地方？”

“我正准备带你去听简报，先生。”那位特工说道。

“建这个基地恐怕花了上百亿美元吧。”

“你所看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它占据了整个岛地下的几乎全部空间。”

远端的墙壁是普通的原石。某人踏上一个有外围框架的小平台，伸手抓住其上的把手，整个平台飞快地加速并且飞出视野。奥利弗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在那名特工的引领之下走进原石墙壁旁边的一个房间——它也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完全封闭的房间之一。一个看起来大约 16 岁的瘦削黑人女性正在门口等待着他。

“博文博士，我名叫多米尼克·威沃尔。我是守卫者计划的生物学方面负责人。”她的话语中带着轻快的加勒比口音，语速很快，好像喘不过来气似的。“我将向你做简要的情况介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马上就要开始了。”

奥利弗点点头。“正合我意，我急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威沃尔示意奥利弗在圆形会议桌旁边就座，这地方看来是她的办公室。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计算机工作站，一个架子上放着十来个小型摩埃^①木

① 即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石像。——译注

雕制品，墙上还有一张刻画美丽雨林的镶相框张贴画。在张贴画的底部有两个用蒂尔草书写成的单词：岛·雨。

两人都在会议桌边坐下之后，整个岛屿的三维全息投影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桌子的上方。

“拉帕努伊是一个火山岛。”威沃尔没有做开篇致辞，直截了当地以极快的语速说道，“其地下满布洞穴——那是使得这座岛屿诞生的3座火山喷发之际，熔岩流动所形成的管道。此处原本的居民一直居住在此，直到他们灭绝。这些洞穴，以及这座岛屿遗世独立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了特别行动的理想基地。”

一根红色的线条突兀出现，将整座岛屿围了起来。

“为防止卢伊滕得知此项目，我们已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除了在岛上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项目的确切情况，而一切来到岛上的人都必须留下来。”

“你是说我需要一直留在这儿？”奥利弗想到了瓦妮莎，随后再次提醒自己：瓦妮莎是他的弱点。但只要他意识到这个弱点，他就不再有弱点。

威沃尔点点头。“是的。不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的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也许3个月就够了。项目已经进展到最终阶段。”她的头发几乎全剃光了，只剩下一点点紧贴着头皮的黑色卷发，勾勒出她优雅的头部分形状。奥利弗突然意识到，他在这里见过的每一个人头发都很短，就好像他们认为时间过于紧迫，不能用于梳理头发似的。

他无法想象他们是在研究一个怎样的项目，究竟是何种类型的武器才能名正言顺地调用如此庞大的资源。一年来，他头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一线希望。

这是一次绝望的、拼死一搏的尝试。

奥利弗差点忘了五号还在这里。你指的是什么？他想到。五号一定早已经知道那些细节了。

五号没有回答。

三维投影发生了变化，从复活节岛的影像变成了人类神经网络的大幅图，不同神经递素的受体位点以不同的颜色高亮显示出来。

“我知道你具有心理学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会略过所有的绪论，”威沃尔说，“我们对从战场上夺回的卢伊滕尸体进行了生理学研究。根据这些实验的成果，我们的医学专家认为，卢伊滕的心灵感应能力依赖于血清素这一神经递素而存在。”

奥利弗点点头。此言符合逻辑。血清素就是使人类觉得自己是人类的的东西，它使人们感受到爱、性欲、自我存在，并促使人们产生对世界的兴趣。

在三维投影之中，代表着血清素受体位点的亮点消失了。“如果没有血清素，卢伊滕就不能获知目标的所思所想，它们能够读心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你移除了人类的血清素受体，他们会患上紧张性精神症，那样的状态下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可供读取。”

威沃尔点点头。“是那样没错。但是我们没有从人类的大脑中移除血清素受体；我们设计了一款无须血清素也能正常运转的大脑。”

“你们设计了一款大脑？”奥利弗能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威沃尔只是使用了一种比喻的修辞方法。“你是说某种高级人工智能吗？”

三维投影又变成了另一张神经网络图。它具有完善的结构，但是奥利弗却完全没有见过它。

“自本世纪初以来，世界上各个超级大国都向基因工程研究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在卢伊滕入侵开始之后不久，它们已经将所有资源和成果都共享了。”

奥利弗倾身向前，更仔细地观看着三维投影。“但是如果你去掉了整个血清素系统，那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你得把所有东西都进行修改。”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而且还不止如此。”她站起身来，示意奥利弗跟

着她走向门口。当奥利弗站起来的时候，威沃尔停下脚步，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必须承认，我很期待看到你对此的反应。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已经对它们感到习惯了。”

“‘它们’？”

威沃尔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她领着他出了门，走过一条长长的透明走廊，进入一台电梯，又往下走了6层、7层或是8层。

“我敢肯定你们走的是人工智能路线，”在他们继续向下的同时，奥利弗说道。“那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所有小的成功都与无人机或是机器人技术有关。”

威沃尔摇了摇头。“那是一条死路。机器人在这场战争之中所有真正有意义的方面都是愚蠢的。当然，卢伊滕不能读到机器人的心思，这没错，但是它们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机器人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就无法制订作战计划，更无法提出创新性的战略。它们对卢伊滕扔到它们面前的任何‘新’东西都无法做出反应。”

透明的分界线突然间被厚重的水泥墙壁取代。

他们设计了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神经功能的人类？奥利弗不太能够相信这个。无论如何，这似乎看起来都根本不对头。他一直期待着五号，但是五号始终保持沉默。

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最终停止；电梯的门开了。

奥利弗紧紧抓住墙壁，他的膝盖颤抖着，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

“它们不会伤害你，”威沃尔说。尽管她仍然站在他身边，但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它们至少有16英尺高，长着3条腿，皮肤像鬼魂一般苍白，它们那巨大的面庞显然是受到了环绕着这座岛屿的那些雕像的启发。

“这怎么可能？”

这些生物当前正在一块起码有半平方英里的巨大场地上进行训练。它们的动作流畅、灵敏，显得充满了自信；它们的第3条腿使得它们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奔跑——比卢伊滕更快。

这又不是赛跑比赛，五号说。他的声音之中有些与往常不同的东西。他显得没有把握，甚至可能是畏惧。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可真是浪费时间。

他们为什么要把五号带到这儿来？奥利弗的全副心神都被这些巨人般的战士所吸引，在五号提及这个问题之前，他甚至一点儿都没往这方面想。

他们想知道我能不能读它们的心。

“你能吗？”奥利弗大声问道。

威沃尔瞥了他一眼。“我能不能什么？”

“抱歉。我在和那个卢伊滕说话。不知道怎么把我想的给说出来了。”

“它现在就在和你说话？”她的声音中隐藏着一丝敬畏。

“是那样没错。”

巨人们携带着标准的武器装备：带刺刀的突击步枪、榴弹发射器，这些武器的规格都被加大了，以适应它们的巨大身材。除此之外，它们的手臂和腿的侧面似乎还有着利刃，可以用于近身格斗。其他的兵器加装在它们黑色紧身制服的前臂部位，就像是它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这使得奥利弗联想到了卢伊滕的武器装备。

“它们前臂上安装着武器？”奥利弗开口问道。

“它们的肢体从肘关节或膝关节以下都是人造肢体。这不仅使它们从基因角度而容易进行设计，同时也使得它们更强壮，速度更快。它们完全是通过思维来控制它们的人造肢体的。”

奥利弗注视着它们。“它们的动作很流畅。”

威沃尔露出像一个骄傲的母亲一样的微笑。随后，笑容消失，她又恢复了公事公办的神情。

“注意看，它们只有3只手指。我们的人体工程学团队确定如此可以

将操作武器的效率提升至最大限度。”

它们的手指看起来就像是有力的利爪，既粗又长。而且这些手指上还泛着肉色的光泽——完全不像是机器假肢。“这些就是全部了吗？”奥利弗问道。他已经数清了，这里总共有 20 个。

“目前我们拥有 2000 个。我们已经在全世界的许多城市下方开挖类似这里的地下掩体，如果它们在对抗卢伊滕的战斗中确实有效，我们的计划是在那些掩体之中生产几百万个这样的士兵。建设地下掩体的人不知道这些设施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只是按照设计图来建造。”

奥利弗点点头。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心壮志令人难以置信。建造地下掩体的城市必须将其可用资源中相当大的比例投入到这一工程中去。

你知道她现在是怎么看你的吗？她认为你是个怪胎。你从来不进行眼神接触。你似乎坐立不安。就在刚才，你一边和她说话，一边在用你的指甲挖着头皮。

他更乐意忽视这一评论，于是他转向威沃尔并且问道，“你将如何把战斗指令传达给这些——它们叫什么来着？”

她想知道你是不是得了自闭症。

“守卫者。这就是关键——人类无法得知守卫者的意图，否则卢伊滕也就知道了。它们必须独立作战。它们要自行拟订作战计划。”

他呆滞地望着威沃尔。“你不是开玩笑吧。”

“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它们非常聪明。它们从胚胎之初就已做好了超快速学习的准备。它们只需几个星期就能学会说话。在那之后，当它们结束在这里的训练，它们就会被送入教室学习战争。它们了解一切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知识。它们不需要睡眠，因此它们的训练几乎是毫不停顿的。”

奥利弗并不知道在来到这里之前，他期待之中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或许是一种经由空气传播、能感染卢伊滕却不感染人类的病毒。又或许是

一种新的超级武器。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答案会是怎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卢伊滕不能阅读守卫者的思维，那它们也不过就是些大点儿的活靶子。

“你说你们的医学组‘认为’在没有血清素影响的情况下，卢伊滕的读心能力将无法使用。他们有信心吗？”

威沃尔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用认真而慎重的语气说道，“有人怀疑，有人充满信心。”

你刚才用手指抠了鼻子。对，仅仅是鼻孔里的最外围，但那无关紧要。你知道你这个动作让她有多么不舒服吗？你看到她是怎么避免直视你的吗？每当你在公众场合做出这种动作，瓦妮莎都快要被你逼疯了。

尽管知道这样做会使得威沃尔眼中的他更加古怪，奥利弗还是紧紧闭上双眼。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镇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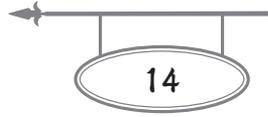
“五号不会帮助你们，”他睁开眼睛并且说道，“他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宁可死也不会帮助你们。”

年轻的女科学家脸上的表情并没有给他注入信心。“上面的人说了，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谁来考虑？我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五号可能会对我说话，但是相信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用。”

威沃尔做了个吞咽的动作。她的眼睛迅速眨动，明显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这方面有计划的话，那么在卢伊滕的感知范围以内没人知道这个计划也很可能不无道理。或者，也许他们只是指望着那个卢伊滕自己犯错。我不知道。”

奥利弗抬头看着天花板，发出忧郁的轻笑声。“如果计划就是那样的话，只能说他们太不了解五号了。”



奥利弗·博文

2030年3月12日，复活节岛。

因为刚刚走了一段上坡路，奥利弗略微有些气喘。他将双手扶在后腰上，走进雕像的行列之中。摩埃，当地人这样称呼它们。它们注视着地平线，面容坚定，它们在等待着，或者至少在奥利弗看来是如此，因为他已经见过了那些守卫者。它们与摩埃的面容不可思议地相似。基因工程学家们是如何将它们改造成这个样子的？奥利弗无法想象。

“你知道吗，”奥利弗大声说道，“也许绿巨人和蜘蛛侠毕竟还是出现了。”

没有答复。奥利弗觉得自己知道为什么五号不再说话了：他不想让奥利弗有任何机会猜测出他是否能够读出守卫者的心思。

自从奥利弗得知守卫者的消息以来，有很多的事情都改变了。五号之前说过的话是对的——以前，奥利弗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当时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有希望。人类的人口总数从3年前的70亿下跌到了不足40亿。他们聚集在已被卢伊滕包围的城市里，无论是食品还是资源都极度缺乏。卢伊滕只剩下攻占城市这最后一步棋要走了。

“博文博士。”威沃尔的声音从他新配发的通信器里传出来。

“是的，夫人？”他回答道，但是当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才发现自己将她称为“夫人”的声音听起来有多么愚蠢。每次他想开玩笑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你最好开始往回走了。他们正把那个卢伊滕带到下面来，几分钟就能到。”

“这就来。”

奥利弗最后看了摩埃一眼，并且意识到它们之中有些和守卫者一样高。

威沃尔和一个自称斯基的中情局人员带领着奥利弗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医疗室的空间，那里有一个单独的守卫者正靠坐在墙边，三条腿之中有一条是倾斜的。当他们走进房间时，那个守卫者注视着他们，但除此之外它并没有对他们的出现做出任何反应。奥利弗想知道它是否有名字；如果他走过去做自我介绍，它是否知道该做些什么。它的表情与摩埃一样不可索解。

在他们等候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也纷纷走进这个房间，其中也包括这一行动的指挥官威利斯上校。奥利弗早先已经同他见过面，觉得他像是一个聪明而又正派的人。

机械的轰鸣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奥利弗转过身来。巨大的叉车将五号连同他的牢笼一起送到了这个房间里。

那个守卫者立即做出了反应。它站了起来，紧紧地盯着五号，还伸长脖子以便更好地观察这个卢伊滕。随后它开始快步行走，眼睛始终盯着五号，同时保持与对方的距离不变。

“这是它第一次见到活的卢伊滕，”威沃尔低声说道，“它们反射性地厌恶它们。”

守卫者上下打量着卢伊滕。

“那个卢伊滕现在有没有在和你交流？”威沃尔问。

“没有，五号目前对我不理不睬。”奥利弗提高声音。“不是吗，五号？”我猜大概在你确定瓦妮莎和保罗上过床之后，她真的去和他上床了。也许他俩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

奥利弗尽全力忽略这一评论。现在这个场合太重要了，他无法容许自己分心。

守卫者在一张与墙壁连成一体的桌子前面停了下来。他拿起了一样东西，然后继续走动。奥利弗眯起眼睛，极力试图看清那个守卫者拿起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一柄刺刀。它很大，大到足以在守卫者的手中显得具有杀伤力。

“它在做什么？”奥利弗问。他环视四周，但是没有人回答。目前这个房间里有十几个人。所有人都注视着那个守卫者。

奥利弗转过身，将目光锁定在五号身上，后者则紧紧地盯着守卫者。尽管奥利弗一直在努力试着理解卢伊滕的肢体语言，但在他看来，它的举止之中并没有任何可能暗示它是否知道那个守卫者在想些什么的迹象。

守卫者不再走动了。它的嘴唇紧紧地绷成一条直线，它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它以极快的速度将那把刺刀掷向五号。

一瞬间之后，那把刺刀已经深深地插入了五号的一条附肢——它精准地穿过了长在那条附肢上面的眼睛。叫声充斥了整个房间——许多个声音呱呱地叫了起来，不同的叫声却有着一种奇异的和谐感。过了好一会儿，奥利弗才意识到那是五号在痛苦和惊讶之中用他所有的嘴同时发出的惨叫声。

他甚至连尝试着去躲避。这次攻击对于五号来说完全是出其不意的。

奥利弗冲向五号。后者正在用对他来说作用类似人类的手的纤毛握住那柄刺刀，小心地向外拉，疼痛使得他浑身抖动。

“把你们都杀了。”五号用忽高忽低的声音大声说道。人们不约而同地吸了一口冷气。

五号把那柄刺刀又拔出了半英寸。黑色的血汨汨地从被毁的那只眼睛之中流出来，沿着每条附肢上都有的脊线流向他身体的中央部分，在那里聚集成一个血池。

“它们阻挡不了我们。我们会把你们都杀了。”五号继续向外拔那柄刺刀。

“看在上帝的分上，有没有人能帮帮它？”奥利弗说。他朝眼下正围在五号的笼子旁边的人们看了一眼。“你们之中有医生吗？”

一个长着大下巴的男人盯着奥利弗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瞥了五号一眼。“让它先流一会儿血吧。”

奥利弗用手指着笼子里面。“这是唯一一个曾经与人类交流过的卢伊滕。你真想让它就这么死了？”

奥利弗提高了的声音将威利斯上校从震惊的呆滞状态中拉了出来，“他说的对。给那东西包扎一下。”

那男人盯着五号。“我们得先给它打上镇静剂。”

奥利弗张开嘴准备争论，但立即就意识到，坚称五号没有威胁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五号非常危险。

他向后退到威沃尔身边。“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威沃尔点了点头，看起来显然十分紧张。她究竟是因为对五号的这次突然袭击而紧张，还是因为五号所说的话而紧张，奥利弗不得而知。“这是一次巧妙的测试。不管是谁设计了这次测试，他一定已经在卢伊滕到达之前离开了这座岛屿，否则它就会预先得到提示了。”

在房间的另一边，那个守卫者又在慢步走动了。它不时地抬起头看着五号。奥利弗非常想要知道这次测试是如何安排的。“我准备和它谈几句。”他朝那个守卫者打了个手势。“它有名字吗？”

“罗伯特。它们都是雄性的，不过没有生殖器。”

随着奥利弗逐渐接近那个守卫者，后者的大小和质量变得更加明显，

也更加令人畏惧。它仍然在快速地走着，显然在有卢伊滕在场的情况下它无法放松下来。当然，奥利弗可能也与此有关。

“打扰一下，罗伯特。”

守卫者打量了他一下，用长长的鼻子向外喷出一口气。它让奥利弗联想到了头公牛。

“是谁指示你用那柄刺刀刺伤那个卢伊滕的？”

守卫者皱起眉头。“没人指示我。威利斯上校命令我确定那个卢伊滕能不能读到我的心思。它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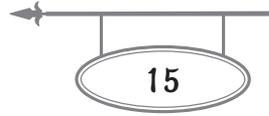
“对，它不能！”奥利弗感到有些头晕目眩。守卫者们显然比它们看起来的模样更加聪明。它们的面容十分僵硬，不像人类那样能够表达出多种不同的情绪，但他不应该被此愚弄，误以为这代表着他们的智力有限。他对罗伯特道了谢，回到了威沃尔身边，后者一直在一定距离以外注视着他的行动。

“这个测试是罗伯特自己设计的。”

威沃尔歪了歪头。“我很惊奇。当然也很高兴，但主要是惊奇。它们无论是从基因上还是后天训练上都注定成为优秀的战术家，但就算如此，这个问题也解决得足以让人印象深刻。”

“那现在怎么办？”

她先是注视着不停踱步的罗伯特，再怒气冲冲地看了五号一眼，最后说道，“现在，我们要准备制造更多。”



奥利弗·博文

2030年5月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奥利弗透过豪华轿车的单向透视玻璃注视着从他身边掠过的城市。他把汗湿的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华盛顿特区给人以一种欺骗性的印象，让人们暂时地忘记了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特区的景象也并不完全与入侵发生之前相同，但是整个华盛顿—亚历山德里亚地区戒备森严的防御工事会使人产生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

豪华轿车在瓦妮莎的公寓门前停了下来，那是一片奢华的综合设施中的一座无电梯公寓楼。奥利弗的心脏跳得比平常快了一倍。他不知道当他出现在她家门口时她会做何反应。在五号揭示了真相，承认自己说了谎之后的这几个星期里，奥利弗已经在心里思索了100种说法，想象着瓦妮莎会做出些什么样的反应。

他抬起拳头敲了敲门。

瓦妮莎看到他时显得比较吃惊，这给了他一些希望。至少她看起来并没有生气。但是她也没有邀请他进屋；她只是睁大眼睛瞪着他，手扶着门框。

“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瓦妮莎的表情变了，即使不能说是生气，至少也是不高兴的。

一时间，他似乎忘记了所有的词汇。尽管他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构思该如何与瓦妮莎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真的很抱歉。”

瓦妮莎双手抱胸，“你怎么现在才来说这事？”

“五号——那个卢伊滕——告诉我说它撒谎了。”他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来指代五号，是它，他，还是她。每一个听起来都不太对，因此他发现自己不停地在不同的词语之间切换。

她冷笑了几声，“说不定它这一次是在说谎。也许你应该再找一只海星来，把它的证词与五号做个交叉比对，不要那么早就得出结论。”

奥利弗舔了舔他特别干燥的嘴唇。“我知道我应当相信你而不是相信它，但如果你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是怎么进到你的脑子里的，你或许会改变主意。”他用一只手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它精确地知道该按下哪个按钮，它知道你所有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你所有的秘密。”他深吸一口气，试着控制自己不断上升的情绪。

瓦妮莎的手臂依旧紧紧地交叠在胸前。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后面的街道。“一辆豪华轿车？”

“我升职了。现在担任中情局科技部门主管，兼任伍德总统的特别顾问。”奥利弗本想将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守护者计划之中参与的那一小部分告诉瓦妮莎，但从原则上说，这些信息目前仍然是保密的。他被允许离开复活节岛是因为已经有8个严防死守的制造基地开始运转起来，守护者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很快被卢伊滕得知，但那不代表他可以随意将这个项目的存在告知任何人。

“哇哦，恭喜你，”瓦妮莎说。尽管显得不很热情，起码还算得上真挚。

“我准备收养周凯——那个孤儿——”

“我知道周凯是谁。”瓦妮莎打断了他的话。她再一次显得有些惊奇了。

“你告诉过我你永远都不会打算要小孩。你说他们让你感到不舒服。”

“是的。”他耸耸肩。“但总要有人照顾他才行。”他告诉瓦妮莎关于周凯的事是希望能够改变他在她眼中的形象，让他看起来更值得被原谅。那不是他这么做的原因，但他仍然怀有这样的希望。他等待着一些可资利用的夸奖言语。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奥利弗？”

“我是来道歉的。我本应当相信你。对不起。”

“奥利弗——”

“真相是，我相信五号的原因是我无法相信你竟然真的爱我。我总是觉得你没有理由会爱我。但是，信不信由你，五号对我的心理攻击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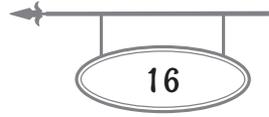
“奥利弗。”

他知道她准备说什么——他能够从她眼神里读出来，而那不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我只想让你再与我相处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的。我不是要请求你原谅我，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不。”她简单而又不容置疑地说。“不。你说得对，我不能原谅你这样做。我不能原谅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一切之中。”她的双手离开胸前，回落到她的身体侧面。“也许世界末日会使得这些事情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这只是让我把一切都放在了刀刃上。这边是对，那边是错。”瓦妮莎揉搓了一下上嘴唇，摇起了头。“而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你应当相信我。你应当站在我这一边。”

奥利弗无言以对。她的答案是他预期之中的一种，但即使在他的想象之中，他也从来都未能想出过该怎么回答。

他想要说声再见，但是他不确信自己能不能够保持声音的稳定。因此他只是点了点头，便转身走下台阶。



奥利弗·博文

2030年5月21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奥利弗每一次摆动手臂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涌出的汗水让他的腋下变得很滑。他呼吸急促，就好像他不是走向作战室，而是在冲向那里一样。

十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这个巨大的圆形房间里的各个地方，等待着会议开始。作战室的设计就像一座露天剧场，中间部分的地面最低，而外围每一排座椅和电子设备都比内圈的要高几个台阶。奥利弗看到阿里尔正在她的屏幕面前一言不发地工作着，便走过去坐在她身边。

她抬起头来，略微点头示意，随后就继续工作。

“能给我介绍一下情况吗？”

阿里尔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我以为你比我知道的更多。五号没把最新情况告诉你？”

“在五号极少乐意和我说话的情况下，他对我除了抛出一连串的侮辱之外什么都不说。”

还没等阿里尔回答，伍德总统就走了进来。走在他旁边的是国防部长奥特里、国务卿尼尔森以及他的兄弟兼高级顾问卡迈恩。他似乎不想坐下，

只是抬高了声音以便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海星正在那些拥有守卫者制造厂的城市外围大规模地聚集起来。每一座工厂都是如此。我们拥有的守卫者数量尚且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期望，但是除非这里的某位能提出足以让我改变主意的不同意见，否则我将会建议昌达尔总理立即将我们所有的守卫者全部投入战斗。它们的首要目标将会是守住那些制造厂。”

总统耸着肩膀，目光逐次投向房间里每一个人的脸，等待着。在他看到奥利弗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博文博士。奥利弗。我们那位海星客人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离开复活节岛之后他就不再与我交流了。”

“也许这对它来说是个聪明的选择，”伍德总统说。他继续扫视着整个房间。“怎么样？有没有人想要提出反对意见？除了训练时间减少之外，我们现在把它们投入战场还有其他什么风险吗？”

显然，没有人能够想出反对的理由。卢伊滕很明显已经知道了守卫者的存在，并且意识到它们的确具有威胁。秘密已经泄露了，考虑到现在已经有了9处制造守卫者的工厂，这并不能令人感到惊奇。

“我能提个建议吗？”国防部长奥特里问道。她的体格就像是一只斗牛犬——又矮又胖，长着黑色的稀疏头发和一个球形的鼻子。“我们应该先部署一个营，从而评定它们在战斗中的效率，也许还可以获得一些可以传授给后续部队的经验。卢伊滕要聚集起足以攻进那些工厂的数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总统耸了耸肩，再次环视房间等待人们做出反应。

“我们可以把复活节岛上的军事力量送到圣地亚哥。”伍德的兄弟卡迈恩说道。此人身材很高又极为瘦削，几乎就像一副骨头架子。“事实上，阿尔加罗沃核电站就在圣地亚哥外围，距离只有20英里。如果我们可以守住圣地亚哥制造厂的同时夺回这座南美洲第二大的电站，将具有很大

的战略意义。我们需要能量。非常需要。”

一些人发出表示赞同的低语音。

“另外我们也需要在让它们完全自主行动之前判断它们是否有能力执行任务。”奥特里补充道，“一旦我们允许它们完全自主行动，我们对它们就不再有任何约束力。它们将会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作战部队——更像是一支同盟军，而非其他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投入到圣地亚哥战场，那不也给了卢伊滕获取与它们作战的经验的机会吗？”国务卿尼尔森用他惯用的悦耳音调说道。尼尔森是一个声音轻柔的男人，已经开始秃顶了，不过留着一把微红色的大胡子。

阿里尔挥舞着手臂，直到总统注意到她并且做出示意这才开口说话，就像课堂上的小学生。“当卢伊滕大规模地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们的通讯网络也会逐渐崩溃。当它们的通讯网络开始崩溃的时候，它们会自行断开心灵通讯。它们有可以使用的电子通讯设备吗？”

“不太多。”奥特里说。“它们有一些从我们这里夺走的电子通讯设备，一般用于进行跨洋或是跨沙漠之类的远程交流，但是它们没有传输视频记录或是详细图解的能力。它们习惯于使用它们的心灵感应能力来即时传递信息。”

伍德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很好。我将向昌达尔总理建议尽快对圣地亚哥和阿尔加罗沃核电站发起进攻。”由于总统同时也兼任世界联盟的防卫部长，看起来昌达尔总理将会毫无疑问地接受他的建议。

多米尼克·威沃尔

2030年5月25日，复活节岛。

当上校把手放在她膝盖上的时候，多米尼克想用刀子把那只手砍下来，但她还是不得不向左边挪动以便甩掉那只手。上校他怎么敢在这个所有辛劳付出得到回报的关键时刻搞这种噱头？

她和他共度的那个晚上肯定是喝醉了。醉得特别厉害。同时还有些沉溺于自哀自怜，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在那事情结束的那个瞬间她就感到后悔，那时候她还没醒酒。等到她酒醒之后，那就不仅仅是后悔了——简直就是羞愧欲死。这倒不是说威利斯上校不够有吸引力，他只是太过于……军事化了。一个活着的军人刻板印象。这让他多米尼克的眼里显得滑稽。

多米尼克将关于他苍白的身体在她身上晃动的记忆赶走，专注于无线电传来的信号。信号有3个源。一旦战斗开始，其中的一个或是两个或许会断开，但应该不会全部断开。他们需要尽可能地收集关于守卫者在战场上的表现的信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向守卫者传递有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建议将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因为这些建议很有可能对卢伊滕同样有帮助，而后者将毫无疑问地拦截所有的信息。

她的脉搏飞快地跳动着。他们是她的孩子。许多其他人当然也提供过

帮助，但是没人会否认她才是他们的主要缔造者。除了人类危在旦夕以外，多米尼克还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那就是她的生命将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迎来巨大的成功或是彻底的毁灭。她很高兴自己选择留在复活节岛上。除了这个岛上的人之外没人能看到这一幕，就连总理也不行。

多米尼克对于守护者的表现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卢伊滕的作战高度依赖于它们的读心能力；此前它们没有任何必要去钻研深奥的战术。另一方面，尽管它们拥有精致的武器，但大多数卢伊滕都只有那些嵌入到它们那一层如同皮肤一样与它们浑然一体的外套上的武器。相比之下，守护者除了军事战术之外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还武装到了牙齿。

多米尼克观看着从其中一个空中摄像机传来的信号，这个摄像机目前正临时停歇在行动指挥官，一个名叫道格拉斯的守护者的头盔上。他与空降营一同行动，他蹲坐在一架巨大的隐形 C-5 运输机的货舱里，这种飞机通常用于运输重炮和战车，并且正在用清晰的男中音向他手下的军官们作简报。她打开了声音。

“我们要建立两个互相分开的登陆场。第一个是在目标北东北方向 5 英里处。”道格拉斯指着立体模型地图上的那个点。道格拉斯确定的第一个登陆场在地图上亮起了红色的光。“第二个则是在目标南西南方向 5 英里处。”他同样将这个点标在地图上。“每一个登陆点的部队都需要指定一个小队执行清扫行动，命令如下：第一个登陆点的部队向正北行军。第二个登陆点的部队向正南行军。北部机动部队确保占领 60 号公路并建立外围防御。南部机动部队确保占领 5 号公路。执行清扫行动的小队需要阻止卢伊滕做出任何从西向东的机动——”

从她对于军事战术的理解来看，这个计划似乎没有什么漏洞。指挥官声音之中的自信让她的心跳也平缓下来。

“——增援部队将会降落在南部登陆点，并将向圣安东尼奥北部区域移动。防卫重心、战地指挥所和司令部将建立在这个位置，亦即目标的南

东南方向 10 英里处。”

一个名叫路易吉的指挥官当前正在负责圣地亚哥守卫者制造厂的防御任务，但是占领核电站在这两个任务之中相对更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被卢伊滕占据的地区，也是因为守卫者们不能使用大型武器对电站进行轰炸，人类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使用的电站。为了弥补这一劣势，执行这一任务的守卫者数量也得到了增加——他们派出了规模达 120 名守卫者的部队。

“他们出发了。”威利斯上校倾身向前并且说道。多米尼克反射性地将腿挪开，她害怕他会利用身体姿势的变化寻找机会在她的大腿上建立新的“登陆点”。

当守卫者们两个一组地跳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有人类的 3 倍那么大。巨大的飞机和武器装备欺骗了多米尼克的眼睛。但当他们落到一块靠近森林的开阔地面上时，看得出他们有那些树木的一半那么高，因此这一幻象也就消散了。

道格拉斯朝着他的手下发布了一番命令，而与此同时，那个空中摄像机飞离他的头盔，从而使得多米尼克可以看到更广阔地域的地形情况。一道平缓的斜坡之上是另外一座树墙。守卫者们呈扇形扩展开来，似乎仅仅跨出了十几步就跨越了开阔地，隐没在森林之中。

想到卢伊滕不知道他们就要来了，这种感觉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多米尼克又看了一下海基的 B 连传来的视频数据。这个连队正乘坐着小艇冲向海滩。能够装载 20 个人的小艇现在每艘只装载着 6 个守卫者，但即便如此，看起来也相当不便。他们会从西面发起进攻，而空降部队将从东面发起进攻。

空中摄像机采用俯拍角度略微拍摄了一下守卫者们穿越森林时的情形，然后向上摇摄，模拟当守卫者们第一眼看到电站时的景象。电站整体的形状像是一个平铺在地面上的数字 8。立在支架上的 4 个巨大的储物罐

位于电站的后部，而整个电站则位于一座平台之上，平台下面就是一个平静的人工湖泊，从附近的太平洋中抽入的湖水呈现海水般的铁蓝色。这个湖泊被三条从岸边通向电站的有屋顶过道分成4个部分。一辆被卢伊滕改装过的重型工程车此时正在通过其中的一条过道，车上的卢伊滕驾驶员清晰可见。此外还有六七个卢伊滕在电站外围的各处活动。

小型单兵武器射击时发出的爆裂声从下方的森林中传来。摄像机立即转过去对准了树林。

等到多米尼克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两个卢伊滕躺在地上已经死去了，它们身体的中间部位布满了子弹留下的伤口。守卫者们收缴了倒地的卢伊滕身上的武器，全连继续前进。

“这就是奇袭的好处了，”威利斯说，“不过，我想守卫者应该不会觉得自己走到大门前还不会被发现。”

威利斯这句话的后面几个字声音明显小了，因为现场视频里传来一声爆炸，然后又是紧挨着的两声爆炸。空中摄像机向上升。

卢伊滕已经把3条过道都炸掉了。湖水涌入并且填满了缺口。整个电站现在位于一座孤岛上了。

“他们最好不要踏入水中。卢伊滕会往水里通电，把他们烤焦，”威利斯上校说着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多米尼克确定守卫者们立即就会明白这一点。他们可不是蠢货；他们的智商分数比上校还要高呢。

当C连到达森林边缘时，他们在卢伊滕武器的射程范围外止步不前。B连——渡海而来的那一批部队——已经在海滩上站住了脚跟并且铺开阵形，等候命令。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该如何碰到那些卢伊滕了。

多米尼克如坐针毡地等待了15分钟，守卫者们依旧没有表现出想要前进的意思。多米尼克希望那个正在控制空中摄像机的家伙能够让摄像机返回道格拉斯指挥官身边，从而他们就可以听到指挥官的谋划，但是空中摄像机始终在树林上空盘旋，仅仅能够提供无用的战场鸟瞰图。另一个摄

像机拍摄的是 B 连，最后一个则拍摄战场司令部。

3 架 A-7 剃刀鲸鹞式战斗机轰鸣着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那也是战场司令部和工兵连所在的方向。多米尼克并不能轻易地推测出 3 架鹞式战斗机会对眼下的情势有什么帮助，除非它们会投下炸弹让卢伊滕无法坚守，但那无疑又会使电站遭到损毁。

第一架鹞式战斗机俯冲到低空，仅比树梢略高一点儿。一个守卫者从树丛里加速冲出，向上方跳跃，抓住了鹞式的起落架，就好像要把那架战斗机拉到地面上似的。而鹞式的引擎力量也远比多米尼克想象的更强；它飞快地爬升，那个守卫者则以单手抓住起落架挂在它的机腹下面。另外两架鹞式也都搭上了一位“乘客”并且同样地爬升起来。它们急速拉升，同时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冲向核电站的上空。

当守卫者们接近的时候，卢伊滕开始不断放射出 Y 形的闪电攻击他们。守卫者也以单手持的迫击炮弹发射器还击。多米尼克看到一个卢伊滕被击倒，心脏又开始加速跳动起来。随后是另外一个正在用单条附肢狂奔的卢伊滕突然翻倒在地。

而在电站靠近海滩的这一边，守卫者们成对地冲上来，每一对都扛着此前曾经将他们送到岸上的小艇。

冲在最前面的两个守卫者在离人工湖很近的地方被热射线枪击中了，他们浑身都冒出了火焰。尽管身处于几千英里之外，多米尼克仍然感受到了热量吞没他们时的那种痛苦。当她看到他们在彻底倒下之前还向前走了几步，黑烟从他们身上冒出来的时候，她的心底一阵阵刺痛，仿佛失去了重要的人。

多米尼克深吸一口气，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本以为她不会对他们的死亡有着如此深刻的感受，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们投入了这么深的私人感情。

空中的鹞式战斗机不断地向电站俯冲再急速拉起，单手挂在飞机上的

守卫者们则继续以强大的火力提供掩护。在此情况下，接下来的两个守卫者达成了目标，他们将肩上扛着的小艇扔到了湖里，然后就向后退去。湖水很浅，小艇溅起一片水花，然后就无力地侧面朝上倒在水中。

再接下来的两名守卫者把他们手中的小艇扔到了比第一艘小艇更远的地方。突然间，多米尼克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他们正在用小艇搭建一座桥梁，小艇无疑是用碳纤维制成的，因此不会导电。

另一架飞机从东方飞进了视野，这架飞机很大，显然不是战斗机。它并没有减慢速度便直接投下了一堆难以辨别的材料——主要是厚木板和柱子。

有一架鹞式被击中了。它旋转着急速下降。那个挂在它机腹下面的守卫者放开了手，从 100 英尺高的地方直坠下来，落在了电站所在平台边缘处一个卷起的铺盖卷上。它爬了起来继续射击，而且射得奇准无比。

几秒钟之后，随着闪电射出的声音，苍蓝色的 Z 形闪电束打在离那个被困的守卫者很近的地方。后者浑身剧烈发抖，最后落入了水中。

“妈的。”多米尼克说。威利斯上校看了她一眼，她则继续紧盯着视频画面不放。

目前，已经有 10 个或者 11 个守卫者倒下了，或许还有更多。每当见到一个守卫者倒下，多米尼克就感到自己的心脏似乎遭到了一次重击。另外一艘小艇被投入水中，这一艘小艇在空中翻滚了几圈，上下颠倒地落入水里。接下来又是一艘小艇，这样一来整个水面上就有了一道参差不齐的浮桥，像是溪流中间的几块石头那样。

守卫者们立即冲了上去。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事实上没有机会到达对岸，但是它们没有丝毫迟疑地跳上第一艘小艇，然后是第二艘，直到它们被打倒并且摔落水中。

C 连从树林里冲了出来。当它们经过之前被空投下来的那堆材料时，每个守卫者都带上了矩形截面和桩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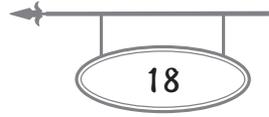
西边的战斗目前正在打得火热，而东边的守卫者们正在建造一座桥梁，将桩材安装到巨大的矩形截面中的凹槽里去。它们也同样承受着卢伊滕的闪电束和热射线枪攻击，但是相比 B 连所承受的火力，这边的火力强度明显不足，因为现在卢伊滕已经遭到了两个方向的围攻。眼下只有一架鹞式仍然在空中飞行，但是它对于卢伊滕所在位置的攻击反而更猛烈了。至少有 30 多个守卫者成功到达了电站所在的平台上。

多米尼克注视着这一幕：一个守卫者发出充满个人情绪的愤怒吼叫，冲向把守着电站大门的两个卢伊滕。他将十几发子弹打入其中一个卢伊滕的身体里，同时又用他的前臂里暗藏的刀刃劈开了另一个卢伊滕。在增援部队来到他身边之前，他就走到门的一侧，挥舞着手臂使用前臂上的火力单位向门里的敌人打出无数的子弹。硝烟还未散尽，他的一位战友便冲过大门的剩余部分，垂下肩膀将其完全顶开。

在近距离作战的情形下，守卫者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体形以及嵌入到他们肢体之中的武器所带来的优势。简单地说是凶猛的战士自然符合事实，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是如何将狂野的愤怒与冷酷的效率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多米尼克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间站了起来，和她的同伴们一起为守卫者们将卢伊滕彻底撕碎而欢呼。

当守卫者们将电站里最后一具卢伊滕的尸体拖出来的时候，多米尼克清点了一下尸体的数量。总共有 54 个卢伊滕死在了这场战斗之中。这将会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东边的安第斯山脉和西边的瓦尔帕莱索山脉会拖慢它们的速度，但是无须疑虑的是，会有更多的卢伊滕赶来。它们会 3 个一组地到来，来自最近据点的会先到，每一天它们的数目都会增加，直到它们认为它们的数目已经足够重新夺回电站。

来得越多越好。



奥利弗·博文

2030年5月27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奥利弗忍不住又想到了五号。如今他需要通过读取敌人的思想才能得知战斗的进程，他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感到紧张或是害怕？

“总统先生？”奥特里朝着一面正在播出世界各大城市实时画面的屏幕墙打了个手势。“卢伊滕开始进攻了。孟买，伦敦，里约，首尔。”

原本躲在墙角正与他的官员讨论事情的总统闻听此言，匆匆走来。

在伦敦，卢伊滕早就突破了外围防御，已经遍布在所有的街道上。奥利弗看到有6个卢伊滕快速通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目前正在下雨，因此它们射出的闪电束落地之后可以释放出范围极大的电弧，将匆匆逃亡的平民大片地击倒。到处都是尸体，黑烟从尸体脚跟上的大洞里冒出来。遍布泥水的地面上，嘶嘶作响的蓝色电光纵横交错。

“外围防御怎么这么快就被突破了？”伍德总统喊道。

尼尔森正在使用手持电脑搜索数据，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答案。

“看看上海。”某人说。

它们同样也出现在了上海，正在黑暗的城市中心区烧杀劫掠。

“它们知道威胁是真实存在的，”阿里尔说，“它们正在等着观看守卫者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如果守卫者们只是在圣地亚哥按兵不动，我敢打赌卢伊滕一定会重新捡起它们步步蚕食的战略。”

墙上挂着的人口计数器示数疯狂地减少。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比起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减少了数千万之多。

“它们是从地下来的，”仍旧埋头于电脑上的尼尔森呼喊起来。

“地下？”伍德飞快地转过身面对着尼尔森。“这他妈的怎么可能？所有的地铁线路都已经被炸掉了，就是为了避免它们从地下进攻。”

“它们是通过下水道过去的。”

“下水道？你是什么意思，下水道？它们足有一头该死的大象那么大！”

没有骨头的大象。突然出现在脑海里的声音使得奥利弗哆嗦了一下。

“没有骨头的大象，”奥利弗大声重复道。

“你说什么？”伍德问。

“不是我说的，是五号说的。没有骨头的大象。”在从纽约传来的视频画面上，奥利弗看到一个巨大的方形下水道格栅发出红色的光并且掉到一边。他指着那个画面。“纽约。注意看。”一个卢伊滕从洞中挤了出来，它的附肢紧紧地束在身体后方，直到它完全从洞中爬出来为止。

伍德总统说了一连串的脏话。他转向奥特里。“把守卫者派到那里去。”

“他们已经获准自由作战了，”奥特里说，“昌达尔总理十分钟前下达了这个命令。”

这一次，当伍德总统得知自己不是总负责人时，他没有像平常那样露出恼火的表情。他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奥利弗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忍受屏幕上大屠杀的惨相了，但他却不能转开；留在这里并且掌握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他的责任。

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人们正在死去。在伦敦、纽约、里约和上海的

街头随处可见到平民的尸体，因为海星们在聚集到守护者生产中心之前杀死了它们见到的每一个人。

“命令疏散所有制造厂附近区域的平民。那些人连该往哪里跑都不知道。”伍德总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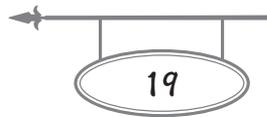
卢伊滕选择的行军路线是回避战斗，并且最大限度地虐杀那些无处可藏的平民。有些卢伊滕被安装在屋顶上的固定式视觉识别无人机给点了名，但是每一个无人机只能发动一次成功的攻击，随后卢伊滕就会知道无人机的所在位置并且把它消灭掉。

它们的热射线枪几乎是不停地射击着，让人们浑身着火，让车子熔化，在建筑的侧面留下类似巨大伤疤的印记。

“他们在哪儿？”伍德吼道。

这个问题只有修辞学上的意义。守护者现在已经是一支独立的军队了，他们与人类的军事力量是同盟关系，而且他们的作战计划都是自行拟定的。从这一刻开始，人类将不会得知守护者将会打击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将使用何种战略或者战术。

在曼哈顿，第一只卢伊滕已经到达了制造厂的内部防御圈外围，它藏身于附近的一幢建筑后面等待增援。每一个制造厂周围的十个街区都是严防死守的。像公交车那么大的银色隔热屏树立于最外围；自带视觉识别系统的自动机关炮从许多老旧的砖混建筑的钢筋窗缝隙中伸出来。奥利弗知道这种模式的战斗将不会是一边倒的。在拥挤的都市区，人类的士兵将更有可能击中失去了奇袭能力的卢伊滕，而自动武器系统也可以大发神威。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他们输掉了在都市区的战斗，那么他们也就输掉了整场战争。



莱拉·伊斯特林

2030年5月27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奇娜举着那个笨重的箱子，让它粗大的天线和她的耳朵一样高，对着它说道，“跟我说话吧，胡奇。有什么新鲜事吗？”

答复在长得离谱的延迟之后到来了。“东线无战事。”一个女人粗哑的声音响起，莱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给我听听音乐。”奇娜回答，“干掉海星。”

胡奇用自编的“干掉海星”曲子做了回应。显然这是她们之间停止通话的信号。

他们目前待在一座停产工厂的地面上方相当高的一条天桥上面。巨大的油罐摆放在地板和墙壁上，有些是沙漏形状的，有些是球形的，还有少数是管状的。

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呼叫着奇娜。奇娜接通了对话。“沃克，告诉我你有什么消息。”

“我看到了守卫者，”沃克说，“一个小时前，从柴郡桥的制造厂里走出了两个排。消息源可靠。”

奇娜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拳头。她18岁了，她的长腿和充满自信的风格

让莱拉觉得自己似乎只有12岁。“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告诉我，告诉我。”

“很大，”沃克说，“我是说，非常大。而且充满了怒火，就像是气得直发抖的人一样。今天可不是海星的好日子啊。”

天桥上的3个人欢呼起来。莱拉用力地拥抱着阿尔弗，然后是奇娜。终于有些能给他们以希望的事情了。甚至不仅仅是希望，如果从智利传来的消息属实的话。

奇娜把对讲机放在地上。“我得说，这事情实在值得庆祝。”她把手伸进夹克衫口袋里，到处摸索着，最后终于掏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球，这是人们称之为“雷斯”的兴奋剂。她把它放在天桥上，用手指按压它，直到小球爆裂，将一片烟雾射入空气中。奇娜和阿尔弗伸长了脖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莱拉也有样学样。

“雷斯”是一种强化记忆的药品。你想要回到你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这个药就会把那些记忆拉出来，把它们变得特别生动。同时，它还可以让你感觉到身体变轻，就像要飘浮到云端一样。或者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也许莱拉吸得还不够多。她又深吸了一口气，回想着自己10岁的时候。如果她能够重新度过她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她希望那是她10岁的时候。

最初她只是感觉到自己在回忆着美好的时光，这也是她经常做的事。

在泰碧岛海滩和她的朋友玛戈还有她俩的爸爸在一起。吃牡蛎。爸爸喝了点啤酒之后就on开始唱起老歌。她和玛戈不停地做鬼脸，又或者插入流行音乐的曲调想把他的歌声打断，但他只是唱得更响亮了。

莱拉盗取了爸爸的密码，将他的电话进行重新设置，让它发出她从他的云盘里找到的一段互动视频里的色情女演员的声音。其后一个星期，爸爸不再说粗话了，并且也没有改动那个声音，因此莱拉不得不忍受着从他的电话里传来的庸俗的“哦，你喜欢那个，不是吗？”以及类似的话语。

那些记忆开始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生动了，像是浪潮一样一波波地冲刷着她。

火炬松学校。再次见到它让她心里燃起了温暖的火焰，感觉到难得的宽慰。她和玛戈两人使用一个虚拟世界建造工具建立了火炬松学校，并在其中添加了与她们年龄一样的人物。她们为此花费了整个夏天的时间，但这完全值得。每天放学后，她们会在火炬松学校见面，然后跟比真正的同学有趣得多的孩子们一起去玩。

“莱拉？”

这声音很远，很轻。如果它不是在叫着莱拉的名字，并且听起来非常熟悉、还带着一些慌乱情绪的话，莱拉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

“莱拉。”

她试着睁开眼睛，但是她就是无法离开她现在所在的地方。那正是她真正想要身处于其中的地方。

“莱拉。全能的耶稣啊，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她正在她自己的10周岁生日派对上，吃着一块又大又黏的速冻草莓太妃糖。安娜贝尔·汤因比正大笑着用手指戳她的肋骨。

她急促地喘息着，被某些东西猛然间拉回了现实。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的一边脸颊感到热乎乎的。她父亲正俯身注视着她，他衬衫的V形领口附近以及腹部都汗湿了。他的眼神非常狂乱。

他举起手掌，用力打在她的脸上。

莱拉发出惊讶而又愤怒的尖叫，一下子爬了起来。她的脑子还有点晕，似乎还想要回到派对上去。

“醒过来吧。”爸爸说，“阿尔弗，奇娜，你们俩也一样。耶稣啊，你们嗑了什么药？”

爸爸又打了她一巴掌。莱拉尖叫着挥舞手臂试图还以颜色，但是没能打中。他抓住了她的手臂并且向前猛拉。

“我醒着呢。别打我了。”她喘息着，试着做深呼吸，好让脑子清楚一点。

他以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就算是在她最糟糕的那个时候也没有。

“你们明白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吗？”爸爸问，“我是说，你们真的完全理解吗？因为从你们的表现来看，你们并不明白。”

奇娜坐了起来，像个宿醉未醒的人一样来回看着莱拉和她父亲。阿尔弗还在与沉重的眼皮做着斗争，显然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爸，我完全明白现在的情况，”莱拉说，“我们就要死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不太确定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明白现在的情况。”

爸爸站了起来，用袖子背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来吧，赶紧起来。”随后他增大了音量，“看在上帝的分上，它们来了。”

莱拉、奇娜和阿尔弗都挣扎着站了起来。莱拉已经完全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她的心脏狂跳着，卢伊滕那经过迷幻剂加强的生动形象在她的脑海里爬行着。

“它们现在就来了？”奇娜问。“我们刚刚通过对讲机确认过了，外围区域没有它们的踪迹。”

“它们现在就来了！”她父亲喊道。“是通过下水道进来的。”

爸爸一定是有着某种非理智的幽默感。下水道？它们怎么能钻得进下水道？

“爸爸，你确定吗？”

“我看到了一个，”他用低沉发抖的声音说道，“这对你来说足够确定了吗？”他抓住她的前臂，把她推向门口。“快走。”他几乎是在哭喊了。

他们冲出了厂房大门，进入到阳光中。“能跑多快跑多快，莱拉。”

她跑了起来，尽管恐惧已经使得她气喘吁吁，但是肾上腺素给了她新的力量。她能感觉到爸爸、阿尔弗和奇娜就在她身后。空气里充斥着战斗的噪声：震动了脚下地面的爆炸声，枪支射击的噼啪声，还有最糟糕的，闪电束的嘶嘶声。

一个画面突然毫无阻拦地闯进莱拉的记忆：一个卢伊滕从路边的树林

里走出来，用热射线枪将 16 号州际公路上的人们烤熟。

莱拉他们接近伊娜姑妈家的时候，前门打开了，等到所有人都进来之后，门马上又关上了。伊娜姑妈、沃尔特叔叔以及几个其他人持枪把守在窗前，等待着，观察着。

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

“守卫者就快来了。”奇娜说，“我们从对讲机里听说的。”

站在窗前的伊娜姑妈点了点头。“我们也从电视里听说了。他们最好快一点到达这里。”

十几个穿着盔甲的士兵从切利街的街角转过来，分别走到街道的两边。他们带着非常可怕的武器。莱拉并不能分辨各种类型的武器，但是她看过许多新闻节目，因此能看得出来哪些武器是可怕的。

当他们走近时，莱拉的父亲和伊娜姑妈跑过去和他们交谈。莱拉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但她听到了那名士兵声音洪亮、几乎是在叫喊的回答。

“把所有人都转移到布兰登小学去。我们准备在那里建立防御线，那是这一区域中仅有的一个将会设防的地方。我们的大多数资源都需要投入到对守卫者制造厂的防御中去。”

“守卫者们怎么样了？它们准备来帮忙吗？”莱拉从窗口向外喊道。

那个至少有 60 岁的士兵举起没有拿枪的那只手打了个手势，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我们与守卫者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任何合作。我们只能希望它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在那时，紧急警报响了起来，把莱拉吓了一大跳。但是这个时候想要帮上什么忙也有点太晚了。

那一队士兵继续巡逻，莱拉和其他人则匆匆走向学校。

他们从后门挤进了一间教室，那其中早已有一百个其他人蜷成一团，恐惧与汗臭味弥漫在空气之中。除了偶尔会有些父母对他们吓坏了的孩子低声说些安慰的话以外，没有人说话。莱拉和她的亲戚们在窗边找了个地

方，那里可以看到学校后面的操场。

在外面，士兵们蹲在由全新的战车和古董坦克组成的半圆形防线后面。在他们身后是一座球场，球场的三面都是树林。

莱拉的父亲递给她一罐水。她感激地接过来，刚才的奔跑已经让她感到有些脱水了。

爸爸注视着她的眼睛，先是左眼，然后是右眼。“你还好吗？”

“我很好，”她说，但她并不确定他是在问她是否感到害怕，还是在问她有没有摆脱“雷斯”的影响。

窗边的一个老头开始大声呼叫起来。他凝视着窗外，嘴巴张开着，下巴都在颤抖。外面传来的声音已经变换成了更尖厉和急促的声调。

闪电束从树林里射了出来——最初是3支，后来是4支。两名士兵被电弧爆裂的力量抛到空中。其他离闪电束落地点较远的士兵则浑身剧烈抖动，最后倒在草丛里。

3个卢伊滕从防线正对面的树林里冲了出来，将操场上的秋千和滑梯全都撞倒，它们没有拿着武器的附肢直指向正前方。一道能把人闪瞎的强光亮了起来，原本面对着另外方向、正因闪电束打击而转过身的士兵们浑身着起了火并且发出惨叫。

当另外6个卢伊滕从树林里走出时，莱拉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守卫者在哪里？”有些蜷缩在地上的人问道。

莱拉试着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任何其他的事情。火炬松学校，她和玛戈在那个许久之前的夏天逃去的地方。莱拉愿意闭上眼睛，只想着火炬松学校的事，直到一切全都结束。直到她死去。她呜咽了一声，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莱拉所在的这个教室里有人开始祈祷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而与此同时，外面传来的电弧爆裂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哦，不，不，”有人呻吟着。

“我们得去帮他们。”这是她父亲的声音，“所有还能作战的人，我们

该冲上去了。”

莱拉猛地睁开眼睛。她父亲、以及五六个其他人正走向教室的后门，走向外面已经如此接近的硝烟、尸体和海星。

随后几秒钟，她父亲就已经到了外面，并且在奔跑着，因为士兵们都已经死了，而卢伊滕正步步逼近。他冲向那个歪七扭八的地堡，在士兵们被烧焦的尸体之间，武器依然还在闪闪发光。

她看到一个穿着西服的高大秃顶男人朝一个正在冲过来的卢伊滕挥舞着消防斧。后者用纤毛一挥，便将他从胸口处切成两半。

很快就会结束了。想想火炬松学校吧。一切都会很快结束的。莱拉感觉到大腿内侧一阵暖意，知道那是她的尿。她用手捂住耳朵。它们之中有一个在对她说话。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可怕的感觉，也从来没听过如此陌生、如此邪恶的口音。

伊娜姑妈捂住了莱拉的眼睛，然而她颤抖着的手指无法完全遮盖住莱拉的视野，因此莱拉从她手指的缝隙之中看到，她父亲朝着一个向他疾驰而去的卢伊滕举起了一支很大的步枪。

那个卢伊滕抓住了他拿着步枪的那只手臂，把整条手臂拽了下来。

当她父亲旋转着飞出地堡的时候，莱拉号哭起来。他落在一座歪倒了滑梯脚下。

“爸！”莱拉尖叫着。

她把脸压在玻璃窗上，突然间，她看不到她父亲了，因为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她的视线。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根柱子，底部是像骨头一样的苍白色，上面则是黑色，但无论如何，这根柱子在一秒钟之前还不在那里。然后，它又像出现时一样突然地消失了。

一个卢伊滕身体的中间部位爆开了，它向前冲了几步，倒在道路上，在它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道黑色碎肉。

所有人都在欢呼。声音震耳欲聋。在那一瞬间莱拉还感到迷惑，因为

她爸爸死了而所有人都在欢呼。然后她看到了它们那高得不可思议的、长着三条满是疙瘩的白色腿的身影。一个守卫者从她的正上方，也就是学校的屋顶上跳了下去，恰好落在一个卢伊滕的身后，随即使用它的手臂和腿部边缘那像剃刀一样锋利的刀刃将那个卢伊滕剖成两半。

当一个卢伊滕将热射线枪转向其中一名守卫者时，后者顿时失去了抵抗能力。它在死亡之前坚持的时间并不比人类士兵长多少，但在它冒出黑烟、皱缩成一团并且倒在地上的同时，那个拿着热射线枪的卢伊滕也被另一名守卫者嵌入前臂之内的武器所打中。那个卢伊滕在空中炸成了几大块的碎肉。

3个幸存的卢伊滕逃到了树林中，几名守卫者追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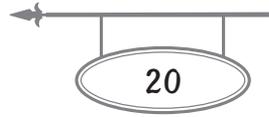
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狂野了。所有人都跳了起来，互相亲吻、拥抱，发出欢喜的笑声、哭声和叫喊声。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卢伊滕就在他们的面前被打败和杀死，而那些杀死了卢伊滕的身形巨大的战士，那些无所畏惧的强大生物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莱拉能够理解他们所感受到的欢乐与希望，那种明知必死却又死里逃生的快乐，但她自己却没有感觉到那些。她不顾伊娜姑妈的呼叫冲到了教室外面。

她在距离她爸爸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以一种极为别扭的姿势倒在地上，一条腿被压在身下，另一条腿则高高地抬了起来，都快贴到脸上了。在他的那条手臂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只留下一个血洞，白森森的骨头从洞里支棱出来，这让她不禁转过了脸，用手捂住嘴巴。他怎么会就这样死了？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希望刚刚浮现的时候死了？莱拉想要让他醒过来看看那些卢伊滕的下场。

然而更令她感到后悔的是，在她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让他失望了。她跑到外面，还嗑了药，他不得不掌掴她才能让她从恍惚状态中清醒。当她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上去对她完全失望了。

莱拉想要走到他身边去，抚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再见，但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她无法走过去。她在想着，他的手臂到哪里去了呢？



奥利弗·博文

2030年5月27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看，那是孟买。”奥特里指向那个画面。终于，他们捕捉到了一个守卫者的踪迹。他巨大的躯体蹲伏着，在建筑的墙边缓缓行动。街道上空无一人；紧急警报这时已经早就响过了，命令所有居民躲在室内，远离窗户。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安全考虑——任何正在观看战斗情况的人类都将会成为卢伊滕的耳目，不论他们个人是否愿意如此。

守卫者停了下来，先看看自己的左边，然后是右边。拍摄了这一画面的空中摄像机飞得更高了一些，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方向下俯拍，从而又拍摄到了另一个位于相邻街道上的守卫者。

“他们并不在制造中心的附近，”阿里尔指出。她在电脑上复核了一下。“制造中心位于赛沙德力普兰的地下，而他们目前是在拉亚吉纳加尔。”

“也许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军队专注于外围防御，因此他们决定与海星正面交战。”奥特里微笑道，“海星不会预料到这个的。”

“这次那些混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更不知道从何而来，”伍德说，“也该轮到它们尝尝这滋味了。”

“海星！”有人指着孟买的视频画面喊道。它们总共有3个，皮肤除了

呈现明亮的翡翠绿色和金色，还有从下水道里钻出来时身上染上的芥末黄色。它们正排成一列向前疾驰，行进的路线即将与守卫者的前进方向垂直相交。

其中一名守卫者注意到了它们。他对着对讲机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沿着与卢伊滕平行的方向匆匆出发了，但他走的是卢伊滕所在那条街右侧一个街区之外的另一条街。另一名守卫者则在它们左边一个街区之外。他们的速度难以想象地快。3条腿容许他们直立奔跑，但是从速度来看又有些像是马儿疾奔时的节奏。

“上！”伍德喊道，就好像在看着一名前锋冲向阵区似的。“上，上，上！”

守卫者们逐渐跑到了卢伊滕的前方，然后在一个交叉路口向内侧切入。他们在卢伊滕的视野之外停了下来，利用街道两边的建筑掩蔽身形，同时也举起了手中的枪。

“干掉它们！”伍德喊道，“干！”

指挥中心里的其他人也都对着屏幕叫嚷起来，这时在屏幕上，那3个卢伊滕刚好通过了守卫者们设下的伏击点。守卫者来到街道上，从后方向那些卢伊滕射击。

那些卢伊滕被子弹的力量打得连连打滚，黑色的血液飞溅在街道上。作战室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总统跳了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拳头。

奥利弗不知道那些卢伊滕此时是否已经彻底死去了，但那无关紧要，因为那两个守卫者立即走上前去，用枪对着它们抵近射击了一番才离开。

现在从各大城市传来的视频画面上都出现了卢伊滕，或是守卫者，或是两者都有。

“看看曼哈顿的视频画面。”阿里尔说。她将它放大了。两个守卫者站在一条小巷里，看起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躲起来了。

“他们在干什么？”有人问道。

一个卢伊滕在巷口之外的大街上穿过。守卫者们只是看着它。

奥特里观看着这一幕，皱起眉头，双手叉腰。“要么就是他们的训练之中出了什么重大错误，要么就是这是他们的计谋。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他们看到更多的守卫者出现在曼哈顿克雷顿大厦的屋顶上，他们监视着卢伊滕的动态，并将这些信息转报给地面上的守卫者部队。一些小股部队被卷入到交火中，他们也做出了抵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主动避免接战。

曼哈顿的守卫者制造中心位于该岛最南端尖角的地下，其中一大部分实际上是在上纽约湾的海底下面。卢伊滕正在包围这一区域。每当一个卢伊滕到达人类士兵防御圈的外围时，它将会比之前的同类更逼近一点，从而组成了一张不断压迫防御圈的大网。如果负责防御的人类士兵被打败，他们除了被赶下大海无路可走。

每过一分钟都会有更多的卢伊滕到达现场。很快就已经有数百个，甚至上千个卢伊滕聚集在那里。如此之多的卢伊滕在同一个地方出现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景象。奥利弗的心脏怦怦地跳了起来；他扭了扭头，用力拉了下衬衫的领口，因为他突然感到领口有些太紧了。

卢伊滕发起了攻击。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的它们同时向前冲锋。

“守卫者为什么仍然没有任何行动？”奥利弗说，“那些士兵们现在正需要他们的帮助。”

卢伊滕毫不犹豫地向内进行压迫，试图打破人类部队设下的外围防御。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躲在掩蔽物后面，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进行移动。奥利弗注视着一个人躲在一辆卡车后面、正在发射人类制造的破墙用重型炸弹的卢伊滕突然冲了出去。两秒钟之后，那辆卡车轰然爆炸成了碎片。

突然间，所有的卢伊滕分散躲避开来，就在几秒钟之后，一个椰子大

小的球形物体从人类防御圈内部的一座高楼上高层的窗子里飞了过来。

“塔斯马尼亚魔鬼，”奥特里说。

它爆炸开来，释放出愤怒的蜂群，每一点火星在彻底燃尽之前都能在树木、水泥甚至是街道本身上面留下深深的伤痕。

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卢伊滕又开始重新出现了。

同样突然地，它们再一次消失了。又一个塔斯马尼亚魔鬼从同一个窗子里飞出来。

“他们在拖延时间，”奥特里说，“寄望于守卫者能够及时出现，如果他们没出现的话，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3个乘坐在改装过的鹞式战斗机的卢伊滕出现在了那座高层建筑的屋顶边缘。等到塔斯马尼亚魔鬼用完了之后，两架鹞式俯冲过去，朝着之前放出塔斯马尼亚魔鬼的那个窗子投下重型炸弹。那座大楼的侧面崩塌了，大块的混凝土和钢铁掉在街道上。而那两个乘坐飞机的卢伊滕也被大量的轻型枪械所射出的子弹给打中，还没等它们的飞机掉在地上，它们就已经被切成了几块，其中一个卢伊滕先是在一座大楼上撞掉了一部分的身体，最后掉落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则旋转着、扭动着掉到了一条街道的中央。

卢伊滕继续进攻，一方面是在试探防御圈的极限，另一方面也使用从人类那里缴获的肩扛式火箭筒将老旧建筑的外墙轰开，它们之中的狙击手耐心地等候着人类的士兵露出一点点破绽。部署在这里的人类士兵使用的都是直角步枪，这种枪的电子瞄准镜使他们可以在不暴露自身的同时进行瞄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探出头，卢伊滕就会知道他们这么做了并且一枪打掉他们的脑袋。

奥利弗张开嘴准备询问那些守卫者到底在他妈的等什么，然而这时他们却冲进了战场。就在那一刻，他明白了他们的计划，并且不由得开始思索自己是不是这个房间里最后一个想清楚的人。他们在等着卢伊滕陷身于人类的防御圈内部。他们的武器发出炫目的闪光，口中发出狂怒的呼叫。

卢伊滕们转过身开始与他们接战。

一瞬间之后，一个卢伊滕倒了下来，它有两条附肢被炸掉了。它趴在街道上胡乱扭动着，似乎想要再一次爬起来，但是很快就不再动弹了。

“钳形攻势，”奥特里说，似乎想要强化自己在这个房间里所担任的军事专家角色，“正适合于眼下的情形。”

“卢伊滕一定知道守卫者会在此时发动攻击，”阿里尔说，“这个区域里的每一个人类都是它们的一双眼睛。”

“但是它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奥利弗说，“它们可以后退，在整个城市里追逐守卫者，但是它们的目标是攻破制造中心，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机会就是先一步到达这里——”

伍德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奥利弗闭上了嘴。

一个守卫者的腿发出红光，然后又变黑了。它痛苦地扭动着，落到了地面上，它的头撞在一辆小型货车上面。另一个守卫者一边用它前臂上的武器向卢伊滕射击，一边用另一只手捂住胸口上还在流血的一处严重的伤口。

人类部队也在继续与卢伊滕交火，他们的火力受到了严格的约束，以避免伤及守卫者。

卢伊滕败落的速度太快了，奥利弗无法完全把握住形势；到处都溅满了黑色的血。守卫者们压了上去，向卢伊滕倾泻着大量的弹药，将它们撕成碎片。

众多行动如一的卢伊滕冲向前方，也就是守卫者们所在的方向，试图逃离它们身处的这个陷阱。守卫者们暂时向后撤退，把它们放了出来。他们等待着，直到卢伊滕来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那时他们便发出狂怒的嘶叫，与卢伊滕展开了近战，用他们肢体上的锋刃把卢伊滕开膛破肚。在近身战斗中，卢伊滕完全不是这些巨人的对手，而且在距离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它们的远程武器也无法瞄准；在试图反击时，它们的热射线枪杀死的

卢伊滕几乎与守卫者一样多。

几分钟之后，所有的卢伊滕都倒在地上死去了。而守卫者一方——根据奥利弗的估计——也有六七十个伤亡。

在这最终一战的过程中，作战室里一直一片寂静，但现在，伍德总统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发出高低起伏的呐喊声，既像是美洲原住民的战吼，又像是草原狼的嚎叫声。

人们纷纷互相拥抱、击掌，但是庆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还有 11 场战斗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并不是每一场战斗都像曼哈顿这样干净漂亮。特别是伦敦方面遭到了惨败。大批的卢伊滕已经将守卫者分散包围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卢伊滕已经打穿了人类的防线。制造厂内部没有摄像机，但从外面的情况来看，卢伊滕已经攻进去了。

“伦敦发生了什么？”奥利弗问。

“他们那里只有两个排的守卫者做好了作战准备，”阿里尔说，“看起来似乎是那里的卢伊滕数目太多了。”

“如果今天我们只丢掉一个伦敦的制造厂，那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一天，”伍德说。

奥利弗·博文

2030年5月2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尽管已经有两天没睡过觉了，但奥利弗感觉到自己从来都没有如此充满了精力。他们有机会——有真正的机会——赢得这场战争。过去一年来，像一只大猩猩坐在他胸口上的那种沉闷的压抑感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守卫者们冲进城市、像是疯狂的超级英雄一样战斗的情景。使他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他们是那样狂暴地战斗。他们对卢伊滕的憎恨似乎比人类更炽烈。最后一个卢伊滕死掉的时候，守卫者看起来显得非常沮丧，因为没有更多的卢伊滕可以让他们杀戮了。

奥利弗走过关押五号的房间门口。他停下脚步。现在，五号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他有东西吃，有水喝，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人理会他。近来就连奥利弗也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去思考五号的事情了。

奥利弗激活了门口的视网膜扫描系统，软件识别出他拥有进入五号房间的权限，便打开了门。奥利弗走了进去。

五号团成了一个球形。奥利弗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卢伊滕摆出这样的姿态。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不是来幸灾乐祸的。老实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五号可能知道。

“你小瞧我们了。”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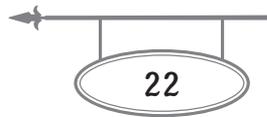
五号没有动弹，也没有回答。奥利弗想知道他此时的心情。他是在为他死去的同族哀悼吗？鉴于这一种族天生具有的心灵感应能力，它们所有的个体之间或许都有着比人类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更深厚的情感纽带。假设它们有感情说的话。

战争远远没有结束；也许就在此时，五号正在与他的同类们共同研究战略，谋划着它们的下一步举动。目前，特区外围的防御圈已经被压缩在相当狭窄的一个区域里，因此一定有一些卢伊滕离五号足够近，从而使交流成为可能。

奥利弗突然很想找一根橡皮筋，透过牢笼将一些回形针射向五号，看看他能不能起码让五号动弹一下。这是一个幼稚的想法，连奥利弗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不难推测，强度低于喷灯的任何方法都不会使五号做出任何反应。

奥利弗注视着那个卢伊滕，他不由得开始思索，同时与数千个或人类或卢伊滕的思维保持着接触，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五号是否能够主动关闭接收其他生物思绪的功能，还是说所有的思想就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聊着天？一个人类的灵魂不可能忍受这个。

“我猜你现在可能不想说话。”他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门口。



周凯

2030年6月11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一个穿着条超大的裤子的小男孩从奥利弗和周凯身边的人行道上跑了过去，嘴里高喊着，“守卫者来啦！守卫者来啦！”他穿过一道开着的门，身影消失了，但是喊声还是在不断地传来。

他们停下脚步等了一会儿，没多久之后，那个男孩又出现了，手里抓着一个食品袋，把它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里面装的看起来像是胡萝卜和马铃薯。在他开始奔跑的时候，他用一只手拉起过大的裤子，马铃薯从袋子里掉了出来，在人行道上滚了一地。

“哦，不。”那孩子说道。他蹲下身子想要捡起掉出的马铃薯，结果只是使更多的马铃薯掉了出来。“哦，不。”他哀叹道。

周凯咧嘴笑了起来，走过去帮那孩子拿着袋子，而奥利弗则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马铃薯。一切都整理好了之后，那孩子就沿着第三大街走了，跟之前一样用一只手拉着裤子以免裤子掉下去。

“我们是不是也该给守卫者带点东西过去？”周凯问。他渴望重返他们的扑克牌游戏，但是他也很清楚这是他们的责任。早在守卫者们刚刚得到自由作战的许可时，昌达尔总理已经明确指出：你们可以帮它们什么忙？

喂饱它们。它们吃得很多，因为它们身材很大，而且工作很辛苦。当一个守卫者需要食物时，它只需要找到人类就可以了。这很合理。

“你说得对，我们是该那么做，”奥利弗说。

他们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两大条小麦面包，然后朝着那个小男孩离开的方向走去。

在他们一言不发地步行的同时，周凯经常会看向奥利弗。时至今日，他还是有些期待他会说些什么，像周凯的父亲那样问他一些问题。奥利弗与周凯真正的父亲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总是在笑，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找些乐子，或是开周凯的玩笑，但是奥利弗大多数时候都很少说话。不言不语地吃晚餐给周凯的感觉有些古怪，但有晚餐、有桌子，还有人照料他的生活，这对于周凯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就在前一天晚上，周凯做了个噩梦，他梦到自己醒来时发现他的床已经在他睡着的时候被搬到了树林里。当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真正地醒来之后，他感到无比宽慰。

事实上，这里有三个守卫者。它们站在越战纪念墙的阴影里，急切地接受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送来的食物。它们的突击步枪斜靠在墙上。它们吃东西的模样与它们战斗时一样狂暴，并且不仅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种食物的偏好，进食时也没有任何愉快感。不过给它们提供食物的人们显然都很开心。

周凯举着他的那一片面包，直到一个守卫者用两支带有利爪的指头把它捏了起来。当那个守卫者将其视作无物一样地撕咬着面包时，周凯感到浑身一震。履行责任的感觉很不错。

守卫者们吃饱了之后，它们拿起枪，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它们不太善于言辞，不会说“请”“谢谢”之类的话，但当它们大步离开准备归队的时候，周凯、奥利弗和其他人一起鼓掌，大声唱起了“热纽扣”乐队刚刚发行的一首守卫者之歌。周凯很喜欢这首歌，一直都在单曲循环。

当他们走出公园时，周凯抬头看着奥利弗，后者如同往常一样仿佛迷

失在沉思之中。

“你喜欢橄榄球吗？”周凯问。

“当然。”

“也许等到战争结束，橄榄球大联盟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比赛？”

“好啊，我很乐意。”

奥利弗听起来有一点犹豫，好像他并不很确定他是不是会喜欢，但是愿意尝试一下。

“你喜欢哪个队？”周凯问。当奥利弗再一次犹豫起来的时候，周凯补充道，“我喜欢野马队。”

“我也是。”奥利弗说。

周凯怀疑奥利弗根本就不知道达阵得分与场外二垒安打有什么区别，但奥利弗愿意为了让周凯觉得他们两人之间似乎有些共同点而说谎，周凯对此还是很感激的。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他是个好人。也许有一天，他会很自然地对着他叫出：爸爸。